

猶龍傳

經名：猶龍傳。六卷。宋賈善翔撰。底本出處：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錄類。
參校本：《重刊道藏輯要》本。

猶龍傳序

司馬子長唱始作史書，而帝紀、世家、列傳，叔前古聖哲之云為，燦然若當年目擊，故班固而下，皆以為則焉。聰聖降世之邊，雖預其列，大率簡約，學者莫能究始末^{#1}。愚不揆淺陋，細繹內外書而廣之，庶其詳也。然涉世之外，其問不能無耳目不相接之論，蓋著于傳記，無敢略之，且不以辭害意者，其是之謂歟。老氏姓李諱耳，字伯陽，謚曰聰。當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，歲在庚申，其母晝寢，夢太陽化流珠入口，因吞而有娠，凡八十一年，極太陽九九之數。母氏因逍遙于李下，由左腋而生。既生，皓首而能言，指李曰：此吾姓也。一云：父姓李名靈飛，母尹氏名益壽，即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，歲在庚辰，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于楚國苦縣萬鄉一作瀨曲仁里渦水之陰。至紂王時，居岐山之陽，西伯命為守藏史。武王克商，詔為柱下史。至昭王二十五年，癸丑歲五月，乘青牛薄暈車，徐甲為御，而去周。因度函谷關，關令尹喜善天文，知有聖人之來，乃齋戒迎伺。王七月十二日，老君至，授《道德》二經。約千日後，會蜀郡青羊肆，而俱適流沙。至幽王時，卻還諸夏。故孔子適周而問禮。後於渦水故居，乘白鹿，登檜而昇天。或曰老萊子，或曰太史儋。或曰百有六十餘歲，以其修道而養壽也。或曰受學於容成，問道於常縱。士恭切。《說文》：松，葉相身也。古本文子作松字，讀俗，作總非是。世莫知其然不，而謂之隱君子也。其子名宗，仕魏為將軍，有功，封於段干。宗之子注，注之子宮，宮之遠孫假。假仕漢孝文帝。假之子解，解為膠西王叩太傅，因家於齊。夫有天地則有道術，道衛之士，自書契之作而至今，世世有之。且老氏本亦人靈，蓋得道之大者也。所以能通神達見而為道主，故萬靈所奉，三界所歸。至若九丹八石，玉醴金液，存真守元，思神歷藏，行熙鍊形，消災辟惡，治鬼養性，絕穀變化，役使魑魅，皆老氏常所經歷救世之術，非至至者。惟其虛無恬淡，寂寞無為，清靜簡易，動與道合，故在周歷年之多而名位不遷者，蓋欲和光同塵而不自異。故著書稱：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以其當世之士，鄙純素，尚奇變，所以世與道交相喪也。而不知聖人起於無始，稟於自然，現真身而啟師資，歷劫運而造天地。至于登位統，典靈篇，撰仙圖，傳寶蘊，為帝師，示降生，皆聖人恢鴻妙本，匠成一切。逮夫涉世，則有宗緒之鴻源，歷官之華也。久之辭榮去周，青牛命駕，束離魏闕，西度函關，以吉祥草而試徐生，以上下篇而授尹喜。復昇紫府，宿約青羊。西入流沙，化于獮俗。卻還諸夏，屢接宣尼。在孝文時，號河上公。在孝成時

，授干吉《太平經》。在東漢時，授輔漢禾師經錄。嘉禾中，葛孝先居天台山，而獲冲科祕典。至後魏道士寇謙之，繼有所受焉。有唐推真鴻源，尊為聖祖？聖宋有天下，至真宗命駕朝謁。所謂無始者，子太極，孫三才，族萬物者，道也。聖人以道為身，故無乎不在。推五太之先，則為無始。逮夫以三黑氤氳，流乎混茫，則為元黑之祖也。稟自然者，前起於無始，後見於真身，自然而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故謂之自#2然。聖人體道之自然，則有所稟。由混元之浮而論之，生者性也。有賢愚焉，有壽夭焉，合其體則自然，離其用則非自然也。見真身者，妙本無形，至真非像，結氣凝形，強為之容。靈寶經云：上無復祖，唯道為身。道之身即真身也，降此則為法身。所謂法身，具足微妙，三界特尊。故九聖、九真、九仙，位業昇降，申茲始也。啟師資者，聖人運茲興感，接物振人，故立于教。教既立矣，而師資之法行焉。經曰：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始於學而日益，則有所得也。終於道而日損，則有所忘也。不得不足以為學，不忘不足以造道，故聖人遺其學相而無大迷。要妙之異，則貴愛兩忘，師資雙泯也。歷劫運者，三界九地，有成壞之期，自種人四天至三清大羅，不干陽九百六之災，而亡拂石芥城之數。所以三境#3慈尊，四天種人，劫運終而無終，諸聖盡而無盡也。造天地者，太上降真元始之三黑，而成三十六天，三十六地，每天立一天帝，每地立一地皇，以司百靈，以御萬有。《救苦經》云天上三十六，地下三十六，謂此也。登位統者，天地無為也，而歲功歸焉，聖人無為也，而位業成焉。三界十方，既廣且大，非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，則亂矣。《易》曰：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世之以貴賤知其卑高，以黜陟明其昇降。而聖人則不然，若天之自高，地之自厚，無不覆也，無不載也。典靈篇者，太上道君以《大洞真經》、《智慧消魔經》、《神虎寶章》，以《金簡玉書》，命老君典領，以付上學之士也。撰仙圖者，凡二十四階，上清大洞登真上法慈尊，以洞陽之黑化生此圖，按而修之，能自致三部八景二十四神之現也。傳寶籙者，開闢之初，天尊命天真皇人裁雲作篆，字方一丈，八角垂芒，為天書之始也。聖人欲詮妙本，故著之以為經錄符圖，所以有三洞四輔，凡三十六部，為大教之鑪錘也。為帝師者，在伏羲時號鬱華子，神農時號大成子，祝融時號廣壽子，黃帝時號廣成子，顓帝時號赤精子，帝嚳時#4號錄圖子，帝堯時號務成子，帝舜時號君臣子，夏禹時號真行子，商王時號錫則子，皆以經術授帝，俾行化于世。降生者，以商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庚申歲，託孕於玄妙王女九十一年，誕於亳之苦縣，即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也。明宗緒者，靈飛之先，起於顓帝之後，至靈飛凡數十世。靈飛娶天水尹氏，尹氏即玄妙玉女也。為柱史者，聖人隱聖同凡，港龍卑秩，以示臣子之道也。去周者，聖人委質以同塵，涉世以伸道，所以進非于時，退非匿邇，豈窮通得喪之

所係哉。試徐甲者，孔子曰：如有所譽，必有所試。聖人雖目擊而道存，猶且試之，又況徐甲乎。故仙道有二十五試，以財色為先。而徐甲試之以色，則有所不過也。試關令者，以其道緣深重，故有斯遇，所以凡試之皆過也。次授經者，蓋試之過則其行實，其心堅。聖人格量，中有主焉，故以上下經而授之，庶傳洪大道也。青羊肆者，太上與尹真宿約之所，千日之期，一時之遇，听躍稽首，命從雲駕，而後化八十一胡王。九十六種外道者，流沙異俗，聲教不聞，狸面狼心，惟知殺戮。其次或男或女，若人非人，斷髮爾須，烏衣跛足，作種種魔事，以亂其土。太上乃命尹真，攝以正法也。孔子問禮者，孔子問老氏之言，而起猶龍之歎。然以聖問聖，豈不玄同，蓋聖人尊道之大，為起教之端也。號河上公者，孝文時應跡河濱，洎授微言，復昇雲漢。授《太平經》者，孝成時，北海人干吉，於琅琊遇太上授之。至後漢順帝時，琅琊人宮崇，詣闕投進。其表云：臣親受於干吉，吉言親受于太上，凡一百七十卷也。度漢天師者，天師，留侯之後，本大儒士。抑干祿之志，修出世之法。乃於維岳遇神人，授以丹訣，遂往西蜀修鍊。太上降駕，為說《南北二斗經》，授二十四階法錄。已而戒五瘟八部六天故氣，化地作鹹泉，又建齋醮之法。久之，於雲臺化白日登真。葛仙公者，修行於天台山，又降授以六齋之法。道士寇謙之隱于嵩岳，亦降授以經錄及太平真君之號，具以聞太武帝，遂改太延為太平真君之年者，為此耳。大唐聖祖者，自神堯御曆之初示現，自稱帝祖。至僖宗朝，每降邇，皆載之國史也。本朝真宗，具法駕，詣景亳，朝謁以旌欽忠不之意。

#1『末』字原作『未』，據《重刊道藏輯要》尾集五《猶龍傳》（下簡稱《輯要》本）改。

#2『謂之自然』原作『謂之日然』，據《輯要》本改。

#3『三境』原作『三竟』，據《輯要》本改。

#4『帝譽時』原作『帝學待』，據《輯要》本改。

猶龍傳卷之一

左銜都監同稟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

起無始

渾淪之未判，神靈之未植，而為冥妙之本者，道也。所謂道，莫窮其根本，莫測其津涯，而有大聖人稟之，而生于其間，故謂之無始者，即太上也。太上生乎無始，起乎無因，為萬道之先，元黑之祖，蓋無光無象，無色無聲，無宗無緒，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彌綸無外，故稱大道焉。夫道，自然之妙本也。於微妙之中而生空洞者，真一也。真一者，不有不無也。從此一黑而生上三黑，三合成德，共生無上也。自無上而生中三黑，三合成德，共生

真老也。自真老而生下三黑，三合成德，共生太上也。自太上迺生前三黑，三合成德，共生老君也。自老君化成後三黑，三黑又化生真妙玉女，自玉女稟三黑，混沌凝結，變化五色玄黃，大如彈丸，流入玄妙口中，吞之有身，凡八十一年，乃從左腋而生。生而白首，故號老子，老子即老君也，乃大道之身，元黑之祖，天地之根也。夫#1大道微妙，出於自然，生於無生，先於無先，挺於空洞，陶育乾坤，號曰無上。變化無常，不可得名，故曰：吾生於無形之先，起乎太初之前，長乎太始之端，行乎太素之元，浮游幽虛，出入杳冥。觀混沌之未判，清濁之未分，三景之未光，萬物之未形。獨能寓惚恍之庭，游曠浪之野，卓然獨立，大而無配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。所謂混元，由茲而始矣。

稟自然

老君乃元氣之真，造化自然。自然者，道也。強為之容，即老君也。以虛無為道，自然為性，莫能使之然，莫能使之不然，亦不知其所以然，不知其所以不然，故曰自然而然也。至若乘地為輿，操天為蓋，馳驚擴蕩，翱翔八表，不足比其大也。窮幽極微，至纖無際，析毫剖釐，至小無內，不足言其細也。八音交奏，五聲迭和，烈風迅雷，海潮夔鼓，不足言其聲也。玄黃煥爛，丹青燦赭，焜煌偉曄，綺靡華麗，不足言其色也。光耀炤爍，神明恍惚，風行電逝，震霆流矢，不足言其疾也。結根九地，沉矯八海，水凝藪澤，泉停嶽峙，不足言其止也。陰陽不測，變現無常，進退造化，鼓舞萬物，不足言其神也。光燭靄昧，洞鑒無形，仰觀至陽之原，倪察至陰之本，不足言其明也。影離響絕，雲斂霧散，歸根返本，寂然不動，不足言其無也。滌宇宙之塵滓，掃雲漢之昏蒙，下際無根，上通寥廓，并包六合，控馭三界，不足言其虛也。且道本無形，真非有相，蓋託虛假有，體用互陳，不足以盡其妙，故歸之自然。自然者，理之極致也。合之為自然，離之為道德，故眾聖所共尊，今古不能泯。經云：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此之謂矣。

見真身

老君乃無生之至精，兆形之至靈也。昔於大空之中，結黑凝真，強為之容。體大無邊，相好眾備，上無所攀，下元所躡。或在雲華之上，身如金色，面放五光，自然化出神王力士，青龍白獸，麒麟獅子，列于前後。或作千葉蓮華，光明如日，頭建七耀雲霞之冠，身披九色離羅之被，項負圓光，手執五明，或乘八景玉輿，駕五色神龍，建凌霄丹節，癭九光鶴蓋。或乘玉轅之車，金剛之輪，膠駕九龍，輔翼萬仙，飛雲寶蓋，流煥上下，燒香散華，浮空而來，天鈞妙樂，前導後從。或坐金殿七寶之帳，珠幡寶網，羅覆其上，仙真列侍，神丁衛軒，種種儀衛，充滿太空。或金容玉質，黃裳繡被，托几振拂，朝會

仙真。或玄冠素服，白馬朱紵，仙童夾侍，神光洞明。巍巍勝相，不可名狀。然上善之士，澄心結念，注想尊容，則隨感而應。應而獲福，故能周流三界，救度無窮。且大道處於無形，無形則非凡所見。應念通感，通感則非在一端。或示仙姿妙體，爰及肉身。或飛或步，或尊或卑；或山或世，或夷或夏，不可測量，隨感精康，應已則隱。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，洞有洞無，周徧一切。悟者此心通達，迷者永劫沈淪。欲識道之真身，不出于此。夫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。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。蓋示理教俱淵，寂然不動。於不動中，亦能使未見者見，未聞者聞。此明境智相發，感而遂通。然通寂雖殊，其致一也，故曰：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。無為者體也，無不為者用也。《本際經》云：心之念道，凡有二種。一念法身，七十二相，八十一好，具足微妙，三界特尊。二念真身，猶如虛空，圓滿清靜，不生不滅。若於此相未能明審，須憑圖像，係錄其心。當鑄紫金，寫此真形，泥木銅綵，稱力所為，殿堂帳座，幡華燈燭，二隨心供養。如事真身，想念丹倒，功德齊等。若能洞觀非身之身，圖像真形，理亦無二。是以敬像隨心，獲福報之。輕重唯其在心，念念增進，自然成道。所謂人能念道，道亦念人是也。沿此法身，即法號以應覃情。老君挺生空洞，變化自然，智慧無窮，聖德周備，形既莫測，號亦無邊。在天為萬天之主，在聖為萬聖之君，在仙為萬仙之總，在真為萬真之先，在星為天皇大帝，在教為太上老君。或垂千二百號，或顯百八十名，或號無為父，或號萬物母，與大道而輪化，為天地之根原，浩浩蕩蕩，不可名也。約而言之，凡有十號，即降生之後，空中十方諸聖讚十號者是也。一號無名君，二號無上元老，三號太上老君，四號高上老子，五號天皇大帝，六號玄中大法師，七號有古先生，八號金闕帝君，九號太上高皇，十號虛無大真人。推此言之，由法身以歸真身，由真身以合妙本，皆出處通感之邊也。

啟師資

夫道之妙，非形色聲味之所可求，而必資于師授也。古之聖賢，有生知之性，以一悟萬，然後至於無所修，無所證。無所修，修之至也。無所證，證之至也。夫如是二猶假師之以發明，又瓦非聖賢者邪。故聖人垂世立教，而有授受之法，中人以下，以之為繩墨，去之則無以加其意也。如三洞四輔之所載，《上清經錄》以金龍玉魚盟天而傳，故傳授者之謂師，瓏受者之謂資，所以結志誠戒漏慢，而免輕泄陰考之咎。推此則道不可無師尊，教不可無宗主。故老君師太上玉晨大道君焉，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。天尊生億劫之前，為道黑之祖，所以道君為天尊之弟子，老君之師。二聖既立，即老君嗣焉。而曰老者，何也。老者處長之稱，君者君宗之號。以老君天上天下，歷化無窮，先億劫而生，後億劫而長，天天宗奉，帝帝師承，故賜以太上老君之號。三聖相

承，千古垂範，欲旌授受，故著尊畢。此師法之本也。《莊子》曰：吾師乎，吾師乎，整萬物而不以為義，澤及萬世而不以為仁，長於上古而不以為老，覆載天地，彫刻眾形而不以為巧，在太極之先而不以為高，居六極之下而不以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以為久是也。且道君、老君，具至聖之德，動息合道，豈假師承邪。蓋以聖傳聖，理自玄同。然起教之端，必資授受，為今昔之荃蹄，人天之鴻範也。

歷劫運

《靈寶經》云：保制劫運，使天長存。且劫有小大，運有脩短。拂石芥城，劫之小也。陽九百六，劫之大也。金木水火土，運之主也。一成一虧，運之交也。劫盡而運未交，運交而劫未盡，非所以為劫運也。惟其二者會合，然後見其成虧。大率聖人與天地並生，與萬物為一，故能造天地，植神靈，保而新之，則無天關。蓋歷劫運而長存者，老君是也。生於無始，起乎無因，獨立於淇津之前，周行於開關之後，經歷劫運，甚為久遠。劫者天地成壞之名，陰陽窮盡之數。陽盡即生陰，故為大水。陰盡即主陽，故為大火。陽極於九，故云陽九。陰極為六，故云陰六。小則三千三百年，次則九千九百年，大則九九八十一萬年，為劫終也。老君降生行化，經此劫運，不知其數。《赤書》云：劫運者，三十日為一交，十二交為一度，三千三百度為小劫，九千九百度為大劫。又陽九百六之數極而為劫運者，以夫陽·極於九，陰極於六，凡陰陽之數極於九六者，則三界蕩然。所以湯湯之水，炎炎之火，皆陰陽窮極之數，理使之然也。且夫大道既分，離為五行，流於五劫。每至劫，之初終，太上垂世立教，以度天人。所謂五劫者，龍漢之為木劫，赤明之為火劫，延康之為土劫，開皇之為金劫，上皇之為水劫。所以五劫之開，則五行為主，一起一伏，周而復始。《西昇經》云上世始以來，所更如沙塵，動則有載劫，自惟甚苦辛是也。

猶龍傳卷之一竟

#1『夫』字原作『失』，據《輯要》本改。

猶龍傳卷之二

左衛都監同棄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

造天地

混元之判而為三才，輕清者上而為天，重濁者下而為地。有天焉，有地焉，陰陽之質具矣，然後以沖和之黑為人。經曰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。謂此也。或曰：以一聖而造天地，可乎。答曰：天地有形中之大者也，而有形生於元形。惟無形故能造天地，蓋無形者道也，聖人亦未嘗出于是。所以裁雲作篆，流布諸天，銓聖注真，掌握幽顯，以聖傳聖，奚異夫古初。推此言之，故

無疑矣。蓋老君乃混沌之祖宗，天地之父母，故立乎不疾之途，遊於逍遙之墟，御空洞以昇降，乘陰陽以陶澁，分布清濁，闔闢乾坤，懸三光，育羣品，天地得之以分判，日月因之以運行，四時得之以代謝，五行得之以相生。故於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萬黑之初，運真元始之三黑而為天，上為三清三境，即始黑為玉清境，真黑為上清境，元黑為太清境是也。又以三清之黑各生三黑，合成九黑，而為九天。第一鬱單無量天，第二上上禪善無量壽天，第三梵監須延天，第四寂然兜術天，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，第六洞玄化應聲天，第七靈化梵輔天，第八高虛清明天，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。此之九天，各生三黑，每黑為一天，合二十七天。通此九天，為二十六天，則三界四民，上極三。清是其數也。初下六天為欲界，一太黃天，二太明天，三清明天，四元胎天，五元明天，六七曜天是也。次十八天為色界，一虛無天，二太極天，三赤明天，四恭華天，五曜明天，六皇茄天，七虛明天，八端靖天，九元明天，十極搖天，十一元載天，十二太安天，十三極風天，十四始皇天，十五太黃天，十六無思天，十七上磔阮樂天，十八無極曇誓天是也。次四天為無色界，一霄度天，二元洞天，三妙成天，四禁上天是也。此二十八天，名為三界，劫運所及，陰陽所陶，黑有窮極，人有壽數。初第一太黃皇曾天，人壽九百萬歲。一天加一倍，凡二十八天，年壽之數，極於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。下至日月所交，四千四百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億黑，一。黑三千里也。此上又四天，名為種人天，一常融天，二玉隆天，三梵度天，四賈奕天。此四天超出三界，日月之光所不及，其天人皆以身光相照，故不生不滅，無年壽之數，無淪壞之期，雖大劫之交，災所不至。而下諸天諸地，隨劫淪滅，劫運再開，混沌復判。則此天之人，承太上所初下化人間，垂法立教，一如昆劫之初，三皇繼理矣。又上三天為三清境，一曰太赤天，二曰禹餘天，三曰清微天。最上曰大羅天，包羅諸天，極高無上，玄都玉京，鎮於其巔，三尊所處，萬聖朝軒，為極道之域，變化之根也。既分諸天，即以純陽之黑上為三十六天，次以純陰之黑下為三十六地，每天立一天帝，每地立一地皇，七十二君同稟命於老君矣。所謂三十六地者，始於九壘，第一壘潤色地，第二壘剛色地，第三壘脂色澤地，第四壘潤澤地，第五壘金粟澤地，第六壘金剛鐵澤地，第七壘水制地，第八壘大風澤地，第九壘洞淵無色綱維地。九壘之地，每壘徒上第一一重土，次一重水，次一重風，合二十七重也。九地者，九壘也。每地有一重土，一重水，一重風，更相擎持。下極九壘之下，號曰洞淵綱維之地。其下浩蕩，頑空凝滯，不可極也。《洞真經》云：九地各有四，土皇分掌東西南北之域，官寮曹屬亦皆萬眾。復每洞有一仙王，合三十六仙王，統下界早仙官屬亦然。即九地合有三十六土皇，三十六仙王，上應三十六天，中應三十六洞，下有

三十六地也。儒家所云九天九地，此乃天地之大數耳。天以清浮之黑凝而成形，地以濁悖之質積而成象。天地之間，別有靈府洞宮，處於名山，港通地下，蓋以通九地之黑，為空濛之亢，日月分精，燭於其內，仙聖分位，理於其中。《列子》所云：地積塊也，無處無塊。此亦言其大體耳。自日地之下，幽暗冥昧，無復光華，積陰之黑使之然也。宗元先生云：九天之上無陰也，九地之下元陽也。陰陽混蒸以生死萬物者，正者天地之間。其言信矣。《洞真外國放品經》云：第一壘去天，九十萬七千二百里。九壘之上，去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。《曆象書》云：八極之闊，共一百八十一萬四千四百里。天地相去，半八極之數。此與經文相符也。九地之下，太空之根，經圖不載，難更詳測。《列子》云：天地之外，無極無盡。則無無極，無無盡也。其諸天境域分布，凡有五億之殊，皆三十六天之黑所生也。故清浮謂之天，濁滓謂之地，陽光謂之日，陰精謂之月，日生謂之星，隕墜謂之石，方謂之環，圓謂之暈，向日謂之蜺，背日謂之虹，上浮謂之雲，下屯謂之霧，鼓謂之雷，激為之霆，輕為之雪，重為之雹，霽為之雨，散為之風，炎為之火，凝為之冰，堅為之金，脆為之木，液為之水，壅為之土，通為之川，迴為之泉，平為之陸，積為之山，在天為之文，在地為之理，月生為之朔，月終為之晦，朝為之晝，夕為之夜，靈黑為之神，精黑為之人，休黑為之鬼，煩黑為之蟲，雜黑為之禽獸，姦黑為之精邪，別為之陰陽，雜為之四時。四時變化，萬物生焉。其高不可際，深不可測，包裹天地，察受無形，舒之覆於六合，卷之不盈一握，小而能大，昧而能明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，舍陰吐陽，無所不為也。地中有三十六洞天，亦與上天相應，日月分精，燭于其間。則天文地理，六甲五行，陰陽變化，皆老君開眾妙之門，運百靈之力，生之成之，行之化之矣。故曰：道者萬化之宗，重玄之本，天得之以清，地得之以寧，物得之以生，神得之以靈，海嶽得之以安鎮，王侯得之以太平，道士得之以神仙，枯朽得之以發榮也。老君即陰陽之主宰，萬神之帝君，元黑之父母，先王之師匠，品物之棄籥，陶冷虛無，造化萬有，拎帶八極，載地懸天，遊馳日月，運斡星辰，呼吸六甲，制御乾坤，推移寒暑，驅役風雲，奮赫雷電，主水旱之進退，定曆數之虛盈，一出于此。

登位經

道無先後，悟之者一也。位有升降，證之者殊也。故三界浩渺，百靈紛錯，非其道則離，非其主則亂。所以在夫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，則無其極矣。以人間世觀之，貴賤有其位，卑高有其等。先王御天下之法尚或然，而屍開明三景之後，天地不增不損，幽明有降有升，詛非真聖以位業統之者，其孰能與於斯。然老君以大聖之功，生化天地，運育萬物，豈復有品位名稱者哉。然上有元始之尊，次有道君之聖，老君次道君之位，演化立功，既以三黑運行·萬天

，周布眾法，元功克著，乃證極道之果，三尊之位，嗣太上之任，為法王之尊也。所以上總早聖，中理眾真，下，制諸仙，而統攝三十六天，三十六地，一七十二君，星辰日月，嶽瀆萬靈，陰陽變化，一切神明。至于天上天下，地上地下，五億天界，有情無情，有識無識，有形無形，皆老君之所制御焉。而常處太清境太極宮丹臺紫闕玉堂之中，有三大仙，九太帝，二十七天君，八十一卿大夫，千二百仙官，二萬四千靈司，七萬仙童玉女，五億天丁神王，並列侍雲衢。至于臣虹獅子，金翅孔雀，鳳凰靈獸，天馬麒麟，備衛左右。老君時亦上朝元始，疏奏罪福，中謁玉晨。賞校九宮下統三界生死之簿，一切神官鬼僚考察之司，及十大洞，三十六小洞，七十二福地，三十六靖廬，二十四化，仙宮靈洞，福食之曹，無幽無隱，莫不仰隸焉。或下理九天，在太微、鉤陳六星，中號天皇大帝曜魄寶，所以乘三使六，把九樞機，統攝萬一千五百二十名件，秉持仙錄，主領神人、真人、仙人、聖人、賢人，但見百億天王拜手于前，懇求風雨水旱，豐儉逆順，死生善惡之事，遊行萬方，以洪道化。而一老君常在太清太極之宮也。

典靈篇

夫琅函寶岌，玉字金書，始裁雲之後，皆演道之法言，為眾妙之鈴鍵。《靈寶經》云：無文不光，無文不明，無文不立，無文不成。正謂是也。昔老君於太上道君洎虛皇太微，凡所得者，以自護度，故能掌握天地，制御神祇，濟死度生，登真證道。故太上典領神虎符圖，智慧素經，於協晨靈崖增之臺，下薦九玄於紫霄，上總早真於青簡。於是太妙真人玉清神女，執朱陵之香華，捧要妙之幽章。太上道君漱碧水，吐絳黑，虛心靜躬，安神注妙，左帶神虎，右佩金真，說《智慧上經》及《靈藥消魔上章》焉。或云金闕帝君曾侍座而問之，此即老君之別號也。或詣虛皇天尊，或謁太微帝君，凡是《上清大洞真經》、《召靈滅魔神符寶章》，並掌錄焉。此經皆結飛玄自然之黑，以成靈文。其道高妙，眾經之尊，總統萬真，制御草仙。祕於九天之上，大有之宮，金暉紫殿，玉映瑤房，鑄金為簡，以刻靈文。或云白玉丹書，以明其篇。或藏太微靈都，琳宮玉房，衛以巨獸，毒龍神虎凡七千。備于玉闕，金晨玉童，素靈玉女，各三千人，侍衛靈文。眾真典領，萬聖朝軒，玉陛虧蓋于霄庭，太帝屈節於几前，玉皇改度以推運，縱璣命斗以迴神。大道君乃登崖贈之臺，九曲之房，引後聖九元金闕帝君，對齋三月，依盟啟授。至大劫之周，三道虧盈，二黑離合，終則有始，運度無差。承唐之世，陽九之災，翦除凶悖，搜羅上賢。方是時也，有修行《大洞真經》，精唯一之幽關，施八道以招真，研金華於三元，誦素靈於靜室，策五行以招魂，佩金神之虎文，移七星於天關，掌玄名於帝圖，建青錄於上清，胞玉秀以結絡，含瑤胎以內靈，絕世好於長

阜，獨守默於自然，可以真授于八景，告妙訣於金章，施招靈於曲字，置豁落以御神，拔七祖於幽宮，俾五苦八難，應時消落。有得此文，超騰九天，洞見三精。自無其人，永劫不傳。末學之夫，安知其道浩博，而悟在精思也。功累塵沙，徒自疲莆，竟不通感內外，蔽蒙一失，茲生輪迴退墮。今故鈔集上皇玉文以相告，當擇賢而傳。其法寶祕，為萬道之宗也。依按明科，則眾真監度。輕洩漏慢，則殃延祖彌。可不慎邪。

撰仙圖

圖錄經像，出於師承，乃上聖之祕言，即修行之要指。故三部八景二十四神，具于人身，各有圖像，按而行之，立致通感。在昔元始而授之於後聖君，俾流布於人天。後聖君者，即老君也。以上皇元年九月十日，上皇，上天號也，人問之號松此而生。寡聞者不知所從，常多排此號。出遊西河，歷觀八方，遇元始天王，乘八景玉輿，駕九色玄龍，三素飛雲，導從羣仙，手執華幡，獅子白鵠，嘯歌邕邕，浮空而來，降西河之上。後聖君稽首請問曰：昔蒙訓授天書玉字二十四圖，雖得其文，未得其妙，雖有圖讚，而無其像，修之菴藹，莫測津涯。今遇天尊，喜慶難言，願垂成就，示以道真。於是天王口吐洞元內觀玉符以授君，使清齋千日，靈香薰體，東向服符，即形神備見，自當洞達，諸疑頓了。君稽首奉承，依天儀長齋千日，東向服符，三部八景神並見，金書玉字，二十四圖，空中煥明，洞徹無礙。是時，即命主圖上仙而篆圖焉。金書紫字，玉文丹章，於此成音。而後南極上元九光太真王夫人，東西二華，南北真公，五嶽神仙，清虛真人，所受真文圖像，皆由後聖君所傳焉。後聖君，《三天列紀》中自有傳。二十四圖者，上一沐浴東井圖，上二神仙五嶽真形圖，上三通靈庾精八史圖，上四神仙六甲通靈圖，上五神仙九宮紫房圖，上六神仙元始太清圖，上七神仙真道混成圖，上八神仙西昇保錄圖。中一神仙通微靈化圖，中二神仙躡虛九靈圖，中三神仙九變天圖，中四神仙常存圖，中五神仙守一養身圖，中六神仙守神舍景圖，中七神仙寂默養精守志圖，中八神仙芝英玉女圖。下一神仙六陰玉女圖，下二神仙九元導仙圖，下三神仙導引圖，下四神仙洞中皇寶圖，下五神仙變化隱側圖，下六神仙採芝開山圖，下七神仙明鏡圖，下八神仙無極太一圖。右二十四圖，以洞天元始之黑化生，因撰施行，仍以諸聖妙旨更相發明。所謂應物無擇者，道也。赴感隨機者，聖也。常以經圖戒律，廣化一切，分形應感，無量無邊。而太上之體，端寂無為，無生無滅也。

傳經蘊

三十六部尊經，肇自劫初雲篆之作而有之也。皆大梵隱語，諸聖格言，故為妙道之荃蹄，人天之藥石矣。總之則三十六部，析之則萬八千篇。寶蘊金書

，聖真珍護，乃文字之根本，萬法之紀綱。故後聖君云：上皇寶經皆結自然之章，以行長生之道，不死之方，符章玉訣，起於九天王，傳於歷劫之真。至三五改運，九靈應期，吾推校本元，以歷九萬億九千劫。上皇典格，多不相參，吾以中皇元年三月一日，於玉清天金闕之中，命東海青童君，尋俯仰之格，考校天文，撰集靈篇，為寶經三百卷，符圖七千章，玉訣九千篇，以付上相青童君，俾傳未學合真之人也。上清者，老君於上三皇時，人尚淳樸，以龍漢元年，號玄中法師，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，開度天人也。靈寶者，中三皇時，老君以赤明元年，號有古先生，降《靈寶真經》一十二部，開化一切，救度兆人也。洞神者，下三皇時，人心樸散，老君以開皇元年，號金闕帝君，出《洞神經》一十二部，開度萬品，謂之三十六部尊經也。又，一曰洞真，二曰洞玄，三曰洞神，各有。一十二開，合為三十六部尊經，上應三清三十六天，中應三界三十六帝，下應九壘三十六土皇，內通人身三十六宮。故人頭有九宮，心有九孔，臍有九神，形有九戶，凡三十六所，外合三十六音也。

為帝師

《南華經》云：吾師乎，吾師乎，斃萬物而不以為戾，澤及萬世而不以為仁。此莊周以道為師也。老氏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為師，在人問世以常縱為師。雖老氏之聖，猶不能無授受之邇，又況非老氏者邪。《書》云：事不師古，以克永世。且先覺者博古而知今，適足以為楷模，以之修身與夫治天下，則能長且久。故老氏自三皇五帝，變名易號，皆所以扶世立教，以授天下之人。在伏羲氏時，人已澆漓，而未有法度，老君號鬱華子，下為師，說《元陽經》，教以畫八卦，造書契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為文教之始也。在神農時，人捕禽獸，茹毛飲血，老君號大成子，下為師，說《元精經》，教以化生之道。播百穀以代烹殺，和百藥以救百病，嘗桑得禾，嘗柳得稻，嘗榆得黍，嘗槐得豆，嘗桃得小麥，嘗杏得大麥，嘗刻得麻。既登五穀，以活民命。止殺禽獸，早分類聚。長善遏惡，以全其生。不食血肉，故無業累。示好生之道，由茲始也。在祝融時，人食生玲，未知火化，故多疾苦，老君號廣壽子，下為師，說《按摩通精經》，教以安神之道。乃鑽木出火，陶鑄為器，以變生玲，人保其壽，故陶鑄之法自茲始也。自伏羲之後，老君示以世法，制禮樂以叙尊卑，造衣裳以明貴賤，作宮室以代巢穴，為舟車以濟不通，置棺槨以免衣薪，造弧矢以威不順，立刑獄以戒兇暴，造書契以代結繩，服牛乘馬，引重致遠，日中為市，交易而退，未耜杵臼之利，重門擊柝之規，皆出於此矣。在黃帝時，老君號廣成子，《南華經》云：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，令行天下，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，故往見之。曰：我聞吾子達於至道，敢問至道之精。吾欲取天地之精，以佐五穀，以養民人。吾又

欲官陰陽，以遂草生，為之奈何。廣成子曰：而所欲問者，物之質也。而所欲官者，物之殘也。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黃而落，日月之光益以荒矣。而佞人之心，剪萬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邪。黃帝退捐天下，築特室，席白茅，閒居三月，復往邀之。廣成子南首而外，黃帝順下風，膝行而進，再拜稽首，而問曰：聞吾子達於至道，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。廣成子蹙然而起曰：善載問乎，來，吾語汝至道。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。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。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，必靜必清，無勞汝形，無搖汝精，乃可長生。目無所見，耳無所聞，心無所知，汝神將守形，形乃長生。慎汝內，閉汝外，多知為敗。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，至彼至陽之原也。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，至彼至陰之原也。天地有官，陰陽有藏，慎守汝身，物將自壯。我守其一，以處其和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，吾形未嘗衰。黃帝再拜稽首，曰：廣成子之謂天矣。廣成子曰：來，余語汝。彼其物無窮，而人皆以為終。彼其物無測，而人皆以為極。得吾道者，上為皇而下為王。失吾道者，上見光而下為土。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，故余將去汝，入無窮之門，以遊無極之野。吾與日月參光，吾與天地為常。當我緝乎，遠我昏乎，人其盡死，而我獨存乎。帝行之，天下大治。久之，帝詣青丘，見紫府先生、中黃真人、大陳君、黃蓋童子、青城育先生，峨眉山天真皇人，皆得真訣。鑄鼎荆山，乘龍白日昇天，早臣同昇者七十二人。混元又為說《道戒經》，復傳道與天老、力牧、風后三人，皆得道。又西王母授帝玉像五軀，曰：此則元始天尊之像也。又傳二儀真形圖與帝，帝受訖，乃置像於高觀，以異香名花，千珍萬寶，晨夕供養，雖后妃宰輔，莫得睹焉。觀之上常有異色雲氣，加之天香芬郁，謂之道觀。道觀之號，自茲始也。帝有離宮別館，在名山洞府者三百餘所，並捨為道觀。每觀度道士七人，以焚修。在顓帝時，老君下為師，號赤精子，居衡山，授帝《微言經》，教以忠順之道。在帝嚳時，老君下為師，號錄圖子，居江濱，授帝《黃庭經》，教以清和之道。在帝堯時，老君下為師，號務成子，居姑射山，授帝《政事離合經》，教以廉謹之道。在帝舜時，老君下為師，號尹壽子，居河陽，授舜《道德經》，教以無為清靜之道。此上下二經出於茲焉。在夏禹時，老君下為師，號真行子，居商山，授禹《德戒經》，教以勤儉之道。又授《靈寶五符》檄召神鬼之法，然後能濬九江，央百川，通湯海矣。在商湯時，老君下為師，號錫則子，居滿山，授《長生經》，教以恭愛之道。湯行之，視人如己，恩及昆蟲。而後太上以商王陽甲十八年庚申之歲，馭九龍，分身下降於楚亳之地苦縣瀨鄉曲仁里，寄胎於玄妙玉女，凡八十一年，以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降生，因指李而為姓，既生，能行復能言，而又白首，故號老子。因為侍者說百病之源，授百藥之要，使世人知之，以保其壽。兼示三光三元之衛，五

行五牙之法，保神固形、內外還丹金液之道，以致長生。然後出三界，昇九清，上躋聖位，下滅死根，不終不始，綿綿長存。故邊韶作《聖母碑》云：於惟真德，抱虛守清。樂居下位，祿勢不營是也。

猶龍傳卷之二竟

1 『巨』字原作『臣』，據《輯要》本改。

猶龍傳卷之三

左街都監伺素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

降生年代

電繞于樞，龍戲于門，皆聖人誕世之時也。非其時而不誕，非其聖而不異。故叔梁禱尼丘而有感，斯其時也。姜嫄棄后稷而無損，斯其異也。歷觀前聖，大率皆此類。然其問歲時之差，先後之別，往往無一定之論，固亦有之矣。唯老氏降世之邇，昭昭然載之藏室，與夫先儒傳記，有可考。因而次之，庶無惑于來世也。老君愍時凋弊，欲反神降生，以商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庚申之歲，託孕於玄妙玉女，至降生，凡有二十一事。第一，大道應化，託孕人間，化日精為五色之珠，此明陽德也。第二，駕九龍之車，凝結變化，五色交輝，流入玄妙玉女口中，此明九龍陽清之華也。今有流星壇在亳之城父縣天靜宮也。第三，託胎寄惠，與前聖不同，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，然後降生。第四，玄妙玉女以晝寢，夢吞五色流珠，因而有娠，容顏益少，神黑安閑，八十一年，悅豫無比，此明聖人降跡之異也。第五，玄妙所居之室，四時和暢，六黑調平，冬無凝寒，夏無煩暑，祥光照室，靈風滿庭，眾惡不侵，萬靈潛衛，八十一年不覺為久，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歲降生也。第六，降生迥異前聖，雖依聖母之孕乃剖左腋而生也。第七，降生之時，登行九步，步生蓮花，陸地芬芳，大彰神異。第八，降生日童揚輝，月妃散華，七元流景，祥雲陰庭，四靈瀾衛，玉女捧接，聖母因攀李枝，忽爾降生矣。第九，降生萬鶴翔空，九龍吐水，以浴聖姿。龍出之地，因成九井，于今在亳州衛真縣太清宮也。每汲一井，則九井皆動。第十，老君降生之後，左手指天，右手指地，曰：天上天下，唯道為尊，世間之苦，何足樂聞。第十一，老君愍時澆薄，大道不行，委邊生神，以救於世。第十二，以愚迷難化，正道難宣，降生之時，故顯殊祥，令人信悟。第十三，欲明妙道悟即長生，故鍊金丹以勸修習。今宮中有鍊丹井并檜存焉。第十四，老君教人學道，內外俱修，既鍊金丹，又習真黑。今有虛無堂，歷代完治，尚存，即老君習黑之所也。第十五，明此妙道，修之必得昇天，示彼功成，乘鹿輕舉而去？今宮中有鹿跡檜，即老君乘白鹿昇天之所，其檜見存焉。第十六，老君降生年代，即商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是也。第十七，降生郡國，即古之楚國苦縣。苦縣因城為名，瀨鄉以水為號，曲仁

里在九井之西，靈溪之側。其縣本名苦縣，漢魏以來，名穀陽縣，乾封元年改為真源縣，中和二年昇為赤縣，今為衛真縣。第十八，老君降生之後，九日之中，身長九尺，七十二相，八十一好，如蹈五把十，美眉方口，雙柱三漏，日角月淵之類，此大聖之相也。第十九，聖母誕生老君之後，乘八景玉輿，草仙侍衛，白日昇天。大唐追尊為先天太后，今有宮曰洞霄，在衛真縣太清宮之北，一宮在樓觀昇天臺上。第二十，老君昇天後，歷代帝王欽慕真跡，周穆王、秦始皇、漢桓帝、隋文帝，皆崇修宮廟，命文臣刊碑，以旌聖邇。故漢有邊詔碑，隋有薛道衡碑，于今並在。第二十一，彰聖號者，老君仙胎，寄惠八十一年，誕聖之辰，生而白首，聖母為之立號，以示世人。於此門中，又分五事。第一，聖人降邇與俗不同，聖母欲謂之老，又是初生，欲謂之子，又乃白首，兩字兼稱，因立第子之號。第二，明道與俗反。夫老者長年之稱，子者幼稚之號，世人先幼而後老，老君先老而後幼，欲明攝邊還本也。第三，老者以考校眾聖為名，子者以孳生萬物為義，所以老君為萬物之父母，眾聖之師法，故有考校孳生之名，以為老子之號。老子二字，起於此時，老君之名，先於億劫也。第四，聖人垂名，反終歸始，老者終也。子者始也，世人先始而後終，老君先終而後始，欲令世人修道，反老還嬰，故號老子也。第五，委邊和光，以徇於世。老者，以生而白首故號為老也，子者男子之通稱，亦如孔子、孟子、莊子、列子等，以姓為號，如老子、鷗冠子一抱樸子、淮南子，因事為號。《序訣》云：老子之號，始於無數之劫，其杳杳冥冥，眇邈久遠，非以降生老而為號也。長於人億劫之前，故以老為號。示夫託神李母，剖左腋而生，生即皓然，故號老子。老子之號，因元而出，在天地之前，無衰老之期，故曰老子。此《序訣》之證如此。今詳眾說，既不以因生立號，即是老君歷劫垂教，應世表形，常現老容，故有老子之號爾。後之人有謂生於周時，此蓋秦始皇焚書之後，史書紀其大槩。世人以其當文武、平、敬、幽、厲之時，行化於周，妄云周時生耳，其實在商也。若生於平、敬、幽、厲之日，又安得與文王、武王為史官邪。故薛道衡《太清碑》云：真元當文王、武王之時，居藏史、柱史之職。此乃實錄也。今按關尹《老君本紀》、太和真人《樓觀內傳》、劉向《列仙傳》，皆云商武丁庚辰年生，是也

明宗緒

《史記》之有帝紀、世家，即此所謂宗緒者同也。皆推究其先，或以封，或以官，而得其氏，故其嗣分枝別派，各有根源。所以涉千萬祀猶視諸掌，其可置邪。謹按《老君內傳》及諸史，皆云生於李木之下，自指李以為姓，斯為定矣。今按《大唐天演玉謀》云：顓帝之後生大業，大業生媧。媧娶有喬氏之女，感月光貫鬲而生咎縣，咎縣生伯醫。伯醫之後，世為士師。至里成

避桀之亂，遁居伊侯之墟，食李實，乃改為李氏。此言咎縣之後，以理獄為功，遂姓理氏。其後子孫或改里氏，至伊侯之墟避難，遂改里為李也。成生利正，當商湯之時。利正生昌祖，昌祖仕陳為大夫，因居苦縣。昌祖生明，明為陳相，葬瀨鄉之北，立廟，因有相城。明生慶賓，慶賓生靈飛，一名虔會。慶賓、靈飛皆白日昇天。所言陳國，乃古之陳國，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也。今按湯至陽甲，一十八王，二百五十餘年，自李成至虔會，五世相承，年代相類。當此之時，大皞之後，已為陳國，及周封舜後，當是此陳。既滅，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。靈飛之妻玄妙玉女，感日精之夢而生老君，此一說也。又按《本記》云：老君生而能言，指李木曰：此我姓也。隋內史舍人薛道衡《老君祠庭碑》云：感日載誕，莫測受黑之由。指李為姓，未詳吹律之本是也。又《樓觀先生傳》云：老君因聖母攀李木而生，謂曰：此汝姓也。三家之說，經傳備載，今並明之，以彰聖人宗緒矣。聖母者，按《玄中記》云：李靈飛當商之時，父子相承，得修生之道。父慶賓，年百餘歲，常有少容。周遊五嶽諸山，一日一於所居，雲龍下迎，白日昇天。靈飛感父飛昇之異，深隱不仕，內修大道。以天水尹氏之女為妻，居於瀨鄉。其妻嘗因晝寢，夢天開數丈，眾仙捧日出。良久，見日漸小，從天而墜，化為五色之珠，大如彈丸。夢中得而吞之，因而有孕，八十一年。容色益少，常若處女。靈飛亦百餘歲而昇天。既誕。生老君之後，即有五色雲輿？迎之昇天。然李姓所起，又按《玄妙玉女元君內傳》云：老君在天為眾聖之尊，在世為萬教之主，先億劫而行化，後無為而常存，故天尊道君賜其真號曰老君，即在五太之前，至于歷劫有此號矣。雖世世應見，為帝者師，而未有降世誕生之跡。乃於九清之上，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，為天水尹氏之女，嫁李靈飛為妻。玄妙晝寢，老君乃乘日精，駕九龍，化為五色流珠，下入口中，託孕而生。既生，乃指李曰：此吾姓也。在世凡有九名，一名耳字伯陽，二名雅字伯宗，三名忠字伯光，四名石字孟公，五名重字子文，六名定字元陽，七名元字伯始，八名顯字元生，九名德字伯文。或云三十六號，或云七十二名，或云姓字眇眇，從劫至劫，非可悉記。老君有九變，以法太陽變化生育之功，有七十二相，八十一好，故為聖中之聖，真中之真矣。聖母在天即號玄妙玉女，既誕育大聖即為太一元君。元君乃授老君化世行教之旨，內修九室三一之門，萬善萬惡之戒，百病百藥之訣，虛無清靜之規，九井餌鍊之品，將以示世人師資授受之法。然太上大聖為萬化之主，豈假稟學乎。此聖聖相承，表有所自也。受道既畢，即有天樂駭空，流雲靄野，千乘萬騎，五帝上真，擁九光八景之輿，迎聖母元君歸于玉清之上，至今為太一元君。唐朝尊為先天太后。詳諸家所載聖母本起，即玄妙玉女，為老君之母，證太一元君，事跡為勝也。所言降生年代，以商武丁時為是。自餘諸說，舛誤不同

，前後差謬，今載而不取也。

七十二相八十一好

伏羲蛇身，神農牛首，堯眉八彩，舜眉重瞳，皆大聖之勝相，所以為異也。故老氏挺生妙玄，奇特希有，古今列聖莫之敢擬，所以為非常也。古人有言曰：有非常之人，然後有非常之事。故能出杳入冥，變化不測。推其勝相，而具九九之數也。謹按《法輪經》云：老君頭圓法天，頂象崑崙，伏晨盤鬱，玉枕隆起，皓髮如鶴，長七尺餘，虎髭龍鬚，素潔如絲，眉如北斗，色如翠綠。其間紫毛長五寸餘，耳無輪郭，中有三漏，高平於頂，厚而且堅。河目鏡徹，日精紫光，方童秀明，規中綠筋。鼻有雙柱，形如截筒。口方如海，脣如激丹。黑有紫色，其香若蘭。齒如含貝，其堅若銀。數有六八？上下均平。舌長且廣，形如錦文。玉泉克溢，其味甘香。生發妙言，聲如金玉。頰似橫隴，頤若平丘，籠籠日角，隱隱月淵，犀文直理，龍顏神變，金容黃色，玉波潤顏。額有三理，參午上達。天庭平填，兌面壽臉。腹有白誌，頤有玉丸，項有三約，鶴素昂昂。垂臂過膝，手把十文。指有玉甲，身有綠毛，背有河魁，胸有偃骨。心有九孔，外有錦文。臍深一寸，腹軟如綿，腳方如矩，雙躡法輪。足蹈二五，指有乾坤。內滋白血，外示老容。身長丈二，褊體芬郁。行如虎步，動若龍趁。右此七十二相也。左扶青龍，右衛白虎，頭生朱雀，足履玄武，身若金堅，貌同紅玉，圓光五明，頭上紫黑，胸前真字。右此九好，兼前七十二相，合八十一好也。

為柱史

司馬季主云：道高益安，勢高益危。誠哉是言也。且孔子之作大夫，漢祖之為亭長，其志存乎康濟與夫行道，豈擇事而進之者邪。苟有恥位之卑、祿之薄，而與崇高者抗行，則適足以自遺其咎，奚能成聖德而垂之來世，與天地齊其長久也。故老氏之降邊，亦若此而已矣。文王為西伯時，號變邑子，時帝辛荒虐，天下塗炭，乃乘飛楓之輪，以風伯前驅，彭祖繆乘，降岐山之陽。西伯聞之，拜為守藏史，作《赤精經》，教以仁信之道。周行之，禮賢好義，麟鳳交集。武王克商，號育成子，遷柱下史，作《縱璣經》。又以道授周公也。成王時為師，號經成子。康王時為師，號郭叔子，復為柱下史。潛龍卑秩，以綏周道。昭王時，太上復命老君開化西極，因而退官，又以上下二篇授關尹。自三皇五帝以來，帝帝為師，方方設化，布七十二黑，傳其要經，修之皆延年益壽。然自開闢之始，劫數之終，或出或處，不可以一端窮也。

去周

邦有道則見，邦無道則隱，古今聖賢之所同也。推其去就治亂，隱則山世，進則致君撫運，退則高飛深潛。而況博大真人，一死生，並天地，同荒茲

，混神明，遊逍遙之墟，握造化之柄邪。其入也，并兼六合，無內外焉。其出也，酬醉萬物，無小大焉。或曰：老氏聖人，官不過乎柱史而已。斯世俗之見也。南華真人曰：道之真以治身，緒餘以為國家，土直以治天下。聖人知其所以治身，故以形骸為逆旅，而緒餘土直安足以嫌其情，故進退得失皆我也。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，而豈固有之邪。太上以紂王二十一年丁卯歲，居岐山之陽，因為守藏史。武王克商，遷為柱下史。歷成康之世，乃託疾退官。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，乘青牛，薄輦車，徐甲為御而去周。《青羊官記》云：歷藏史以同塵，奔柱史而隱邊，束離魏闕，西度函關，乘青牛宛轉之車，駕白鳳逍遙之輦，徐甲執御，從仙帝以爰來，尹喜瞻風，知道君之必至者是也。

試徐甲

聖人運慈興感，以度人濟物為心，而豈擇卑高貴賤，遠近幽顯，皆一而已矣。故受其賜者，紛紛然莫知其紀。且古之人，一飾之恩必報，又死濟以生而負其約，人情固且不容，豈神明之所可容哉。昔有御太上車者，姓徐名甲，老君謂曰：吾欲往西海大秦、嚴賓、天竺、安息諸國。今汝御車，與汝顧直，日百錢，侯諸國還，以黃金頓償。甲如約，御車至函谷關。老君欲試之，乃令甲牧青牛于野，以吉祥草化一女子，姿容絕整。行及牧牛之所，輒戲以言。甲惑之，以老君欲遠適流沙，必不反，遂廢約。嬌辭詣關令，訟老君，索顧金。老君曰：汝隨吾已二百餘歲，當還汝七百二十萬錢。且汝昔已命盡，吾以太玄生符投之，即再活，汝奚不念此。言訖，符自口中飛出，至老君前，文篆如新。甲復化為白骨。關令憫甲違心復死，復欲觀老君起死之術，因稽首于前，曰：甲之顧直，喜輒代還，願大聖哀矜，赦其罪戾，賜以更生。老君納關令之言，即再以符投枯骨中，復如故。老君曰：吾不責汝，汝負本約，而道自去，汝故死。遂給顧直，欲遣之。甲伏地搏頰，曰：已沐聖慈曲赦罪戾，令此枯骨復見光明，刻骨銘心，願從雲駕。太上竟弗許。

度關試關令

險於山川，難於知天者，人心也。故善之與惡，莫能彷彿其萬分之一。所以古之授道衛者，凡二十五試，將以格量其可否。大率雖有行業之至，而心或非，故假試以定其內外，然後而授之可矣。至于老莊之道亦然，徒知其言，而心實無所得，亦非所謂造見獨之妙。故孔子之於門人，曰：如有所譽，必有所試。又昆夫冥妙之道，神仙之術邪。謹按《內傳》云：老君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五月壬午，去周隱居。尋欲西之流沙，以化異俗。乃有紫黑西度函谷關，昭王大夫尹喜，善觀乾象，知有聖人將度關，乞出為關令。乃齋戒夾道，焚香掃灑以候焉。七月十二日，老君駕青牛之車，徐甲為御，無極先生、鬼谷先生、

太極先生從焉。西度關時，關令先諭關卒孫景云：若有車服異常，形容殊俗者，勿聽過。至七月十二日甲子，果有一老人皓首鵬耳，乘薄輦，駕青牛而至。關卒曰：明府有教，願前少留。於是入白曰：有一老爺，乘青牛車，從東來求度。喜曰：聖人來矣，我當見之。即加朝服出迎，具弟子禮而邀之，曰：願聖人暫留神駕。老君謝曰：吾貧賤老鉤，家在關東，田在關西，今暫往，何故見留。幸相聽度，吾無所取。勞子懇倒若斯，有俟展敬耳。老君如此謙辭，此一試也。喜復稽首曰：竊謂非往西莊，願暫留神駕。老君又曰：吾開導竺乾，有古先生，善人無為，不終不始，永劫綿綿，是以昇就。道經歷關，子何妄留邪。此二試也。喜又曰：今睹聖人真姿超絕，乃天上至尊，何邊夷可往觀乎。願不託言，少垂哀愍。老君又曰：子以何所見而知之。喜答曰：去冬十月，天理星西行過昴。今又自秋朔，融風三至，加之東南真黑狀如龍蛇而西度，此真人之驗也。喜少好天文祕緯，凡仰觀俯察，未嘗不驗。昨乾象如此，當有聖人度關。自爾已來，夙夜存思，未嘗暫懈。今似有道緣，果遇神駕，願垂慈誨，開濟沈冥。老君以其三試之皆過，乃怡然含笑，曰：吾知子與道有緣，故來相試。且子之知吾，吾亦知子矣。如此三反覆，然後聽喜而前。故四皓云：觀老氏與尹生，豈不冥悟先機邪。而執謙辭者，欲教世耳。關令於是設座官舍，行弟子禮，北面而事焉。老君曰：汝欲為世傳洪大道乎。喜曰：大聖將隱，乞為喜著書。於是遂授喜《道德》二篇，故《史記》云五千餘言是也。司馬遷言為陰陽者繁而致惑，為儒者博而多慮，為墨者苦而傷性，為名者華而少實，為法者酷而薄恩。唯老氏之教，稱為大道焉，清虛無為，使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贍足萬物。其為衛也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，其實易行，其辭難知。以虛無為本，以因循為用，無成勢，無常形，故能救萬物之情。不為物先，不為物後，故能為萬物之主。是以先黃老而後六經，獨歎道家為清尚。函谷關，今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是也。天寶初，因獲靈符，改為靈寶縣。真宗御製《度關銘并序》：夫聖達之心無適無莫，神化之邊或暗或彰。儻遺烈之昭然，即生民之仰止。函谷關者，老子西昇之塗也。若夫含真上德，闡教強名，居藏室以棲真，涉流沙而匿影，仲尼問禮既吐於微言，尹喜授經復占於真黑，斯並存之前載，播厥方來。若乃萬壽之年，至神之道，臻乎妙有，豈易嬋云。踐華之郊，疏河之境，仙馭所歷，車轍如存。揭以關梁，見崤函之阻。紀斯縣邑，彰靈寶之休。所謂人往而教存，世殊而地久。朕恭祠坤載，因舉時巡，淵默之風，永懷於瞻。望清靜之治，靡捨於宗師。將振清塵，俾刊翠瑛。銘曰：教父潛真，神龍比德。方事神遊，爰符默識。聖言聿昭，生民為則。載望函關，永存輒邊。玄妙無疆，清輝罔極。齋轄云經，真泯乃刻。是歲大中祥符三年也。

授關令道德二經

聖人之立教，形于竹帛，得其人則授《擊辭》曰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是也。黃石公以《素書》授子房，而致大漢之有天下，瓦老氏之教，清虛無為，贍足萬物，而治身治國之道而盡於斯。蓋關令宿有道緣，而獲躬受也。關令，周大夫也，姓尹名喜，字陽公，一云字公文。母晝寢，夢天降電繞其身，須臾入口，因而有娠，遂生喜。既生，有雙光若日，飛遊其側。目有日精，姿形端偉。博通墳典之外，善天文祕緯，仰觀俯察，莫不洞寤，雖鬼神之變，無以匿其情。而大度恢傑，不修俗禮，慈儉博愛，損身濟物。入為東宮賓友，出補，函谷關令。每望霄漢，而有昇虛之思。老君未至，關喜結草為樓，登臨四望，見東方有紫雲西邁，知有真人度關，乃戒嚴門吏，掃灑焚香，以俟感應。至七月十二日甲子，老君至關，喜擎踞曲拳，邀就舍，進巾櫛盥漱，齋戒問道。至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挂冠不仕。二十八日，授《道德》二篇？太上欲西祖流沙，喜叩頭請侍行。老君曰：汝未得道，惡能隨吾。夫流沙異域，獷俗難化，汝何術可御。唯生道入腹，則神明皆存。汝能除垢止念，靜心守一，千日清齋，鍊形入妙，則可尋吾於蜀郡青羊肆。喜唯唯而謝，老君忽然冉冉昇入太微。蓋太上下化於世，上居太微宮勾陳中，號曰天皇大帝輝魄寶是也。喜候光景斯散，影響蕭寂，迺清齋，屏絕童隸，研味真經。精思千日，存三一於三宮，洞九思於九室，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。已而窮數達變之微，因形移易之妙，無不盡之矣。仍授喜金液九丹之術，又授《太清八符》、《觀天九都神丹金液》等經，形一神萬食氣之旨、五牙真氣之要。歸終南之陰，結草為樓。今在鳳翔終南山盜屋縣神龍鄉聞仙里，有草樓，即尹真之故宅，謂之樓觀者，尚存焉。周穆王再加修飾，秦始皇建祠宇於其前，漢武帝立官館于其北。晉魏以來，謁板猶在。今有始皇御製，云：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老君去則西遊，返則東顧，朕方有事蓬瀛，望垂影嚮。貞觀二年，動改賜宗聖觀。尹喜遂飄然往青羊肆，復遇太上。

猶龍傳卷之三竟

猶龍傳卷之四

左街都監同會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

青羊

按《混元本紀》云：太上以甲寅年昇天，至乙卯，分身潛降於蜀，託孕大官之家。丁巳，尹喜方至，蜀本無青羊肆，太上在太微時，先動青帝之青童降成都，化為青羊。尹喜於市肆見人牽之，自解云：既有青羊，復在其肆。老君所約，此當是也。因問云：此羊乃誰家者。答曰：我家夫人誕一子，啼聲不止，投於水火，皆不能害。有道人言，得青羊乳與之，啼即止，故市此羊。喜囑

曰：為我告夫人之子，云關令尹喜至。於是具以白，即從懷抱振衣而起，言曰：令喜來前。既入，太上或長丈餘，身作金色，項負圓光，建七曜之冠，披九色之被。舉家見之，皆惶恐。太上曰：吾太微是宅，真一為身，太和降粹，耀魄為人，主容相因，何乃怪也。尹喜稽首而言曰：不謂慶幸，復奉天顏。未審慈尊，出無入有，起居安不。老君怡然告曰：與子別後，何得何喪。汝存道守一，還有益邪。喜曰：自奉祕要，粗得其妙，濟度之恩，遠過天地。老君曰：吾昔留子以居世，清齋千日，故待子於此。今子保形鍊黑，已造冥妙，而心結紫絡，面有圓明，金名表於真圖，玉札係於紫房，黑參太微，解形合真矣。言訖，三界聖真，千乘萬騎，浮空而至。因授喜紫芙蓉冠，飛青羽裙，丹囑綠袖，交帶霓裳，羅文黃綬，拜為文始先生，賜任無上真人。從此乃得參侍龍車，遠遊天下。《青羊記》云：勸青帝之青童，化羊蜀郡，乘紫雲於紫府，降瑞氣於王宮，將停不嘎之聲，須及來斯之乳。俄聞喜至，頓止嬰啼。爰從赤子之身，卻變白頭之士。頃刻而身淪數丈，須臾而面放五光。頭建七曜玲瓏之冠，肩垂九色離羅之被，衛士瑜億，從仙成草者，正謂此耳。太上昇座，為其母說《元陽經》。今肆在成都西南數百步。中和二年，獲靈博之所，詔建青羊宮是也。又有降生臺、元陽臺，遺址存焉。又化身與喜遊天水靈山，重演道要，即今秦州啟靈山是也。有西昇臺及聖容殿，在巖下。又輿喜潛遊四海。先到東海、日窟、常陽之山，扶桑、碧海、東井、湯谷、祖州、芝田、蓬萊、方丈之宮。次南登鳳山、青丘、長離、赤津、太丹之宮，絳山、朱陵、炎崗之鄉。次西入龜山、玉闕、人鳥、鳳山、騫林、麟洲、金門、玉池、昆吾、白帝之城。次北入空濛、洞陰、元丘、廣寒、鍾山、無問之野。又昇中嶽、崑崙、真圃、瓊華之宮。仙人禮侍，天眾來迎，傳道叔德，隨問授之。次遊九天。初至第一天，見波利天帝，乘九靈玄雲之輿，蔭七元交晨之蓋，建五色攝魔之節，從官及玉童、玉女九萬人，迎老君入大有宮，請問自然之道。次遊第二天，見摩夷天帝，駕碧霞飛雲之輿，蔭五色鳳文之蓋，建七映命龍之節，從官及玉童、玉女五萬人，迎老君入鳳城玉臺，請問無上之道。次遊第三天，見梵寶天帝，乘泰靈流雲之輿，蔭七光飛晨之蓋，建五色招靈之節，從官及玉童、玉女八萬人，迎老君入陽明朱宮，請問虛無之道。次遊第四天，見化應天帝，駕黃雲七映之輿，蔭五明錦文之蓋，建七色命靈之節，從官及玉童、玉女六萬人，迎君入七寶上宮，請問玄妙之道。次遊第五天，見不驕樂天帝，控青雲九靈之輿，蔭飛光霜精之蓋，建五色制魔之節，從官及玉童、玉女七萬人，迎第老君入九層玉臺，請問太玄之道。次遊第六天，見兜術天帝，御流精丹雲之輿，蔭七映飛霄之蓋，建五色命神之節，從官及玉童、玉女六萬人，迎老君入朱靈之官，請問至真之道。次遊第七天，見須延天帝，乘飛景紫雲之輿，蔭五色羅文之

蓋，建七色招真之節，從官及仙童、玉女九萬人，迎老君入太玄都，請問真一之道。次遊第八天，見禪善天帝，駕綠霞飛雲之輿，蔭八色瓊暉之蓋，建九光洞靈之節，從官及仙童、玉女七萬人，迎老君入珠林玉圃，請問帝一之道。次遊第九天，見鬱單天帝，榮蒼霞流雲之輿，蔭九光寶耀之蓋，建飛龍通神之節，從官及仙童、玉女九萬人，迎老君入玄臺紫房，請問希微之道。所到天宮，皆設瓊英玉實，月液雲漿，碧醴流薰，蘭羞八徹，靈芝妙果，光華映席。于時天樂繁會，靈唱妙絕，不可勝言。見諸天帝真仙，皆項負圓明，‘各禮拜老君，請問妙道。多論天地否泰，劫運延促，行業善惡，先後宿命，報應之理，大道之原也。

流沙化八十一國九十六種外道

老氏立清靜無為謙沖之教在諸夏，而後西入流沙。以夷狄之人恃犬馬之輕捷，而侈好殺之心，於是不辭異欲之狠戾，道路之修阻，區區而至彼，化之以慈愛，庶幾遠惡而趨善，故無擇焉。孔子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。爾時，老君行化至于闐國，即放九色神光，徧照西方塵沙國界，光所及處，無有遠近。俄頃之間，毗摩城中，自然以諸金寶布宮闕，地建大法座，莊嚴障曄，三界聖真及諸龍神，乘雲控鶴而至。于闐國王與諸胡王，凡八十一國，睹茲光相，妙麗希有，晝夜瞻仰，懼悅讚歎。太上運妙有神通，悉皆攝受。彼國王於一念中，蕾買集道前。老君迺升寶座，相好端嚴，燒香散花，奏鈞天樂。時于闐國王與所來者朱俱半王、渴叛陶王、護蜜多王、大月氏王、骨咄陶王、俱蜜國王、解蘇國王、枝汗那王、久越得健王、憶怛國王、烏拉喝王、失範延王、護時健王、多勒建王、廚賓國王、訶達羅支王、波斯國王、疏勒國王、碎葉國王、龜茲國王、拂林國王、大石國王、殖賦國王、數漫國王、但沒國王、俱藥國王、嵯骨國王、曇陵國王、高昌國王、焉耆國王、弓月國王、瑟匿國、王康國王、史國王、米國王、似沒盤國王、曹國王、何國王、大小安國王、穆國王、烏那葛國王、尋勿國王、火尋國王、西女國王、大秦國王、舍衛國王、波羅奈國王、帝那忽國王、伽摩路國王、乾陶羅國王、烏菴國王、迦葉彌羅國王、迦羅國王、不路羅國王、泥婆羅國王、熱吒國王、師子國王、拘尸那揭羅國王、毗舍離國王、劫比他國王、室羅伐國王、瞻波羅國王、三摩訶吒國王、鳴荼國王、蘇刺吒國王、信度國王、烏刺尸國王、扈利國王、狗頭國王、伽栗國王、漫吐漫國王、泥拔國王、越底延國王、奢彌國王、小人國王、軒渠國王、陶羅伊羅王、狼揭羅王、石國王、五天廿一國王，如是八十餘國王，及其妃后與諸眷屬，圍遠瞻仰，願聽法音。老君告諸胡王：汝等肆五毒心，唯嗜血肉。殺害無厭，斷眾生命。我今為汝說《浮屠經》。所謂浮屠，即佛陶也。於汝言之，浮者一切萬有非實，屠者勿復割害生靈。不能戒者，可食自死肉。而汝須髮拳鞠

，身體羶腥，至于氈裘，積諸垢穢。當祝須髮，洗滌身心，常習慈悲，以滅煩惱。依我立齋月日及所說戒律，常須持齋奉戒，絕諸邪想，歸依大道。今隨我化妝者，是我第一弟子，無上真人尹喜，與汝為師，身作金色，備諸相好，演說浮屠，善巧方便，面常束嚮，示不忘本。以我束來，故顯斯狀。令有見者，發慈悲心。汝等國王，禮拜供養，不得退轉，自獲成果。又有外道九十六種，亦皆化之，使入正道。所言九十六種者：鬱遮羅外道，差法智男富外道，保形外道，熱灰身外道，少子騫外道，賓頭廬外道，遮護神外道？到見外道，信行外道，邊見外道，見到外道，空見外道，虛空外道，不遮護外道，首羅外道，空亂音外道，梵鉢賒外道，洪照外道，普安外道，張世外道，無相外道，真諦外道，梵音外道，宗明外道，大拔外道，廣學外道，清修外道，講論外道，顯極外道，阿修羅外道，舍依師子王外道，神憩駕女外道，慧意外道，鳩摩也那外道，梵摩閣羅外道，綱旗隧羅外道，那羅延外道，千炭外道，毬拔摩外道，啖摩外道，摩醯首羅外道，跋折羅科外道，拔閣羅外道，遮文荼外道，尼藍外道，商揭羅外道，央拘施外道，摩利支外道，阿吒薄俱外道，施訶外道，摩底外道，那俱跋羅外道，趙神鬼外道，鉢健提外道，鳩留伽閣外道，光照外道，威嚴外道，洪廣外道，迴向外道，毗曇修多羅外道，振威外道，戴揚自外道，自在廣博嚴掙外道，技也道外道，求那拔那外道，依真外道，得爽外道，明鍊外道，葛壞衣外道，尼利外道，高望提外道，阿求那外道，騰空道畏外道，佛沙莫沙外道，那健陶外道，婆摩智那外道，尼連旒外道，頗梨頗外道，道利道外道，阿扇旗帝外道，空解大道外道，拓神外道，道堅外道，到行外道，梵意外道，大豐外道，超空外道，善女天外道，元通太虛外道，我角外道，曠賢外道，燈分化外道，阿羅囉吒外道，阿慮至外道，昭一明五瞿外道，殷阿旗陶利外道。此諸外道，凡九十六種，或男或女，若人非人，能為魔事。亦祝須髮，烏衣銑足，說種種三昧，種種觀法，等不等法。作諸變怪，種種形像，令人墮落邪道，無有休息。老君謂尹真人及諸弟子曰：吾去之後，此外道徧行於世，至于東夏。所行之法，亦復如前。轉更干人利養，甚同邪淫，使人捨身命財及諸男女，云過去未來得諸果報。復令國王帝主傾心信向，迷侯政事，不歸清靜。著此外道，則生我慢，矯誑百端，惑亂大道。汝宜於此化以浮屠，令入不二法門，斷除邪障。而後外道悉來，稽首懇請真訓，不復為幻衛。其始末自有經傳，文繁不具錄。

孔子問禮

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學而知之者次也。且夫有生知之性，非聖人其誰宜當之。、老聘之與孔子，其為聖一也。然孔子涉世之道，靡不盡之矣，至于離名數，超遙乎獨見之妙，必期於參同。故自魯而適周，見聘而退，有猶龍

之歎。斯聖人推崇於道，而有授受之邊，起教之端，莫大于此。而屍世之學者，涉獵剽竊以自多，不亦魄歟。《孔子家語》云：孔子謂南宮敬叔曰：吾聞老聰博古知今，通禮樂之原，明道德之歸，則吾師也。今將往矣。對曰：謹受命。遂言於魯君曰：臣受先臣之命云：孔子，聖人之後也。滅於宋，其祖弗父何，始有國。而受厲公及正考父、佐戴武宣三命，慈益恭。故其鼎銘曰：一命而樓，再命而偃，三命而俯。循牆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擅於是，粥於是，以蜎其口。其恭儉也若此。臧孫紇有言：聖人之後，若不當世，則必有明若而達者焉。孔子少而好禮，其將在矣。屬臣：汝必師之。今孔子將適周，觀先王之遺制，考禮樂之所極，期大業也。君盍以乘資之臣，請與往。公曰：諾。與孔子車一乘，馬二疋，童子、侍御、敬叔，與俱至周。問禮於老聘，訪樂於萇弘，歷郊社之所，考明堂之制，察廟朝之度。於是喟然曰：吾乃今知周公之聖，與周之所以王也。及去周，老子送之曰：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，仁者送人以言，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，請送子以言乎。凡當今之士，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譏議人者也。博辯宏達而危其身，好發人之惡者也。無以有己，為人子者，為以惡己，為人臣者。孔子曰：敬奉教。自周反魯道彌尊矣。遠方弟子之進，蓋三千焉。《史記》云：孔子問禮於老子，老子曰：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：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，去子之驕黑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者，若是而已。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鳥，吾知其能飛，魚，吾知其能游，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為網，游者可以為綸，飛者可以為矰，至其龍，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。《南華真經》云：孔子西藏書於周室，子路謀曰：由聞周之守藏史有老聰者，免而歸居。夫子欲藏書，則試往因焉。孔子曰：善。往見老聰，而老聰不許，於是繙十二經以說。老聘中其說，曰：太饒，願聞其要。孔子曰：要在仁義。老聘中其說，曰：太饒，願聞其要。也子曰：要在仁義。老聰曰：請問仁義人之性邪。孔子曰：然。君子不仁則不成，不義則不生，仁義，真人之性也，又將奚為矣。老聰曰：請問何謂仁義。孔子曰：中心物愷，兼愛無私，仁義之情也。老聰曰：意，幾乎後言。夫兼愛，不亦迂乎，無私私焉，乃私也。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，則天地固有常矣，日月固有明矣，星辰固有列矣，禽獸固有旱矣，植木固有立矣。夫子亦放德而行，循道而趨，已至矣，又何惕惕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。意，夫子亂人之性也。夫子問于老聰曰：有人治道若相放，可不可，然不然。辯者有言曰：離堅白若縣寓。若是則可謂聖人乎。老聰曰：是胥易枝係，勞形休心者也。執狸之狗成思，猥狙之便自山林來。丘，予告若，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。與有首、有趾、無心、無耳者眾，有形者與

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。其動，止也。其生，死也。其廢，起也。此又非其所以也。有治在人，忘乎物，忘乎天，其名為忘己。忘己之人，是之謂入於天。孔子行年五十有一，而不聞道，乃南之沛，見老聃。老聃曰：子來乎，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，子亦得道乎。孔子曰：未得也。老子曰：子惡乎求之哉。曰：吾求之於度數，五年而未得。老子曰：子又惡乎求之哉。曰：吾求於陰陽，十有二年而未得。老子曰：然，使道而可獻，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。使道而可進，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。使道而可以告人，則人莫不告其兄弟。使道而可以與人，則人莫不與其子孫。然而不可者，無他也，中無主而不止，外無正而不行。由中出者，不受於外，聖人不出。由外入者，無主於中，聖人不隱。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，老聃曰：夫播糠眯目，則天地四方易位矣。蚊蟲嗜膚，則通夕不寐矣。夫仁義僭然，乃憤吾心，亂莫大焉，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，吾子亦放風而動，總德而立矣，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。夫鵠不日浴而白，烏不日黔而黑，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，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。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陶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於江湖。孔子見老聃歸，三日不談。弟子問曰：夫子見老聃，亦將何規哉。孔子曰：吾乃今於是乎見龍。龍合而成體，散而成章，乘乎云氣，而養乎陰陽。予口張而不能噴，予又何規老聃哉。子貢曰：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，雷聲而淵默，發動如天地者乎，賜亦可得而觀乎。遂以孔子聲見老聃。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：子年運而往矣，子將何以戒我乎。子貢曰：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，其係聲名一也，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，如何哉。老聃曰：小子少進，子何以謂不同，對曰：堯授舜，舜授禹，禹用力而湯用兵，文王順紂而不敢逆，武王逆紂而不肯順，故曰不同。老聃曰：小子少進，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。黃帝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一，民有其親死不哭，而民不非也。堯之治天下，使民心親，民有為其親殺其殺，而民不非也。舜之治天下，使民心競，民孕婦十月生子，子生五月而能言，不至乎孩而始誰，則人始有夭矣。禹之治天下，使民心變，人有心而兵有順，殺盜非殺，人自為種而天下耳。是以天下大駭，儒墨皆起。其作始有倫，而今乎婦女，何言哉。余語汝，三皇五帝之治天下，名曰治之，而亂莫甚焉。三皇之知，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睽山川之精，中墮四時之施。其知僭於厲藎之尾，鮮規之獸，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，而猶自以為聖人，不可恥乎，其無恥也。子貢繒蹴蹴然立不安。孔子謂老聃曰：丘治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經，自以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，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論先王之道而明周、召之邊，一君無所鈎用。甚矣夫，人之難說也，道之難明邪。老子曰：幸矣，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。夫六經，先王之陳邊也。豈其所以邊哉。今子之所言，猶邇也。夫邊，履之所出，而邇豈履哉。夫白鴨之相視，眸子不運而

風化。蟲，雄鳴於上風，雌應於下風而風化。類自為雌雄，故風化。性不可易，命不可變，時不可止，道不可壅。苟得於道，無自而不可。失焉者，無自而可。孔子不出三月，復見，曰：丘得之矣。烏鵲孺，魚傳沫，細要者化，有弟而兄啼。久矣夫。丘不與化為人。不與化為人，安能化人。老子曰：可，丘得之矣。《沖虛經》云：商太宰見孔子，曰：丘，聖者歟。孔子曰：聖則丘何敢，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。商太宰曰：三王聖者歟。孔子曰：三王善任智勇者，聖則丘不知。曰：五帝聖者歟。孔子曰：善任仁義者，聖則丘弗知。曰：三皇聖者歟。孔子曰：三皇善任因時者，聖則丘弗知。商太宰大駭，曰：然則孰者為聖。孔子動容，有問曰：西方之人有聖者焉，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所謂聖者，老聰是也。

號河上公

聖人神變之邇，或出或處，故無常也。世傳河上公，太上之化身，莫知其然否。逮考之載籍，而得其詳。雖怪力亂神孔子所不語，然其不至于譎怪，則無害於政教也。傳云：孝文帝及竇太后好黃老之術，劫天下如不通《老子》者，不注官。帝讀五千言而有所未曉，混元乃化身示跡，號河上公，居陝河之濱，常諷《道德》二經。帝遣使問其義，公曰：道尊德貴，非可遙問。帝即命駕詣之。公踞菴中，不起。帝謂曰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賓莫非王臣。子雖有道，猶朕民也，不能自屈，何乃高乎。朕能使人富貴貧賤在須臾耳。公村掌跳躍，冉冉升虛，去地數丈而止於太虛，倪而答曰：余上不至天，中不累人，下不居地，何民之有，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。帝乃悟，以其神人，方下輩稽首禮謝。因授帝上下章句希微之旨。今河上公所居，建廟于陝州之北，並文帝望仙臺並存焉。至孝武帝好神仙之道，太上遣九天侍郎東方朔以輔之，又遣西王母、上元夫人賜帝白銀像五軀，謂帝曰：此則太上老君之像也。及《上清經》、《五嶽真形圖》。帝拜而受之。後帝登封中嶽，聞呼萬歲者三，乃以行宮為萬歲觀，并前後別館三十餘所，悉捨為道事。每觀度道士七人，一如周穆王故觀。延熹八年，桓帝夢太上降帝庭，詔於渦水再新祠宇，勁邊韶撰碑，至今猶存。

授干吉太平經

大丞相蘇公嘗謂蓬丘子曰：凡述作文章不用故事，人之所難也。余讀《太平經》而觀其命意布辭，未嘗採摘前聖之陳邊，而自成一家體，此其難也。按此經有云干吉撰，或云得之於水上。而內傳所載，即在孝成帝河平年，混元分身下遊琅邪郡曲陽泉，授北海人干吉《太平經》一百七十卷。其要曰：且人之生也，天付之以神，地付之以精，中付之以黑。人能保精、愛神、護黑，內則致身長生；外則致國太平。孝章帝元和二年，太上復過琅邪，授吉一百八十戒

，以助諸祭酒保身修真。謂吉曰：往古聖賢皆從此戒得道。道本無戒，從師得成，道不可廢，師不可輕。吉稽首作禮，謹受命。至順帝時，琅邪人宮崇詣闕進《太平經》，表云：親受於干吉。言吉親受於太上也。今於正經外，又有複文一卷，稱後聖君撰，凡二千一百二十三字，似篆而非篆，有序冠于篇首，其文隱而難解。又有《太平鈔》十卷，不著撰人名氏，大略發明本經篇目。又有《太平祕旨》一卷，稱上相青童君受，論守一之法。又有《宗師傳》一卷，不著撰人名氏，載西城王君、帛和、干吉三傳，合為一卷。至大唐之季，有聞丘方遠者，宿松人，通經史，頗辯惠，嘗師香林左元澤。一日謂方遠曰：子不聞老氏云：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。蓋身從無為而生有為，今卻反本，是日無為。夫無為者，言無即著空，言有即成礙，執有無即成滯。但能有無一致，泯然無心，則庶幾乎道。且釋氏以之為禪宗，孔子以之為坐忘。《易》云：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其歸一揆。經云：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是何物也，子若默契神證，又何求焉。此生不悟，即浩劫茫然。若得之，豈有迷悟之異哉，何須空山之中，長松之下。所惜者，子之才器高邈，足可為真門之標表也。方遠稽首致謝而去。居常慕葛稚川、陶正白之為人。食黑鍊形之外，尤精此《太平經》，因詮為三十篇，而盡樞要也。

猶龍傳卷之四竟

猶龍傳卷之五

左街都監同稟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

度漢天師

雲篆之作，以強名諸天聖真與夫道域仙宮、日月星宿，所以為諸天隱名也。故諸聖詮之，小則為靈符，大則為真錄，以示三界及幽明鬼神，莫不稽首欽敬，猶天子之寶璽以示天下也。禹治洪水，始獲《靈寶五符》。其次太上以授天師者，凡二十四階。其上清法中符圖經錄，繼而降世。推此天師以符錄治病誠、滅精邪而及物之功，傳之來世，為不淺耳。至于經籍齋法，亦從而授之。故請福謝罪科教，由茲始矣。謹按《南斗經序》云：太上降蜀之臨邛，往大邑，至鶴鳴山，初授天師《正一盟威祕錄》二十四階品次、朝拜日月高奔鬱儀結璘之訣，并三元八節、謝罪滅黑簿超度七祖之文。此即三錄齋也。天師先於中嶽已獲《黃帝九鼎丹書》，而後在鶴鳴隱居，遂備藥物，依法修鍊。三年丹成，未敢服之，謂弟子王長曰：神丹已成，若服之，當沖天為真人。然未有大功，宜須為國家除害興利以濟民，庶所謂先施勤勞，然後服丹即輕舉，臣事三境，則吾無愧焉。由是果蒙太上親降法駕，薦授真文。修行千日，忽於一時能內顧五臟，外集萬神。太上復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，行三步九跡，交乾履斗，呼召九元，以齊七政，隨岡所指，以攝精邪。方始服丹，道法益勝。乃

與六天鬼魔戰奪二十四治，改為福庭，名之化宇。降其帥為陰官，擇道者令焚修。於是幽明異職，人鬼殊途。又於仁壽縣降十二天遊玉女，化地作鹹泉，烹以為盃，因名其地曰隆郡。至第三度，太上又降，授經籍千軸，皆修行之要旨，俾傳付有道者；令生身受度，永劫長存。即與天師同遊成都，太上駕龍車，天師乘白鶴，頓下五雲，至太昊玉女修大丹之所。感地祇，湧玉局，座高丈餘。太上登座，天師稽首于前，為說《北斗七元經》削死延生之法。是歲漢桓帝永壽元年乙未正月七日也。至上元之辰，老君復為天師說《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》。已而老君謂天師曰：吾命駕與汝俱行，至崑崙闔風金塘七寶臺，因朝禮太上。又有一切天真乘空而來，皆金車寶蓋，千乘萬騎，三日三夜，大會臺上。陳鈞天廣樂，欣樂難勝。道君謂天師曰：從三皇五帝以來，有陽九百六之數，天圯地裂。又自三代之末，涉乎五霸，君臣悖德，四封無道，真靈匿景，俗黑縱橫，祆訛鬼語，號曰六天，烹殺眾生，擾亂天下。而無知之民，咸共遵奉，遂有歌謠鼓舞之巫，妄託鬼神以誑良善。今出真科付汝，悉為除蕩六天故黑，清化天下，名《太真之科》。末勁青童等：付汝印綬，使按千二百官章并符錄、契令、經戒、法律，助國扶命，養生制惡，為功德事，咸使入道而合正真。然四方羌、胡、氏、夷浸盛中國，種人將微，若欲消此災，卻此害，國家當於洛陽北郁山立化館，行道請福，即國泰民安。不爾，恐毒流中華，即非好生意。天師受事畢，禮謝而退。老君又以二十四化應二十四黑付陵，更出四化名，合前二十八化，以應二十八宿。又立三十六靖廬，分符為盟，悉承正一之道。老君又授天師歲六齋、月十齋大法，皆披《靈寶五篇經》，自然天書大字為《旨要妙經》，一卷，令宣教天下。其要曰：正月、三月、五月、七月、九月、十一月者，歲六齋也。上三天令天帝太一使者與三官，司察天下人之罪福，若能修此六大齋，令除十苦，得免厄會，朝拜太上，可得長生矣。月十齋者，月一日北斗下，八日北斗司殺下，十四日太一使者下，十五日天帝及三官俱下，十八日天一下，二十三日太一八神使者下，二十四日北辰下，二十八日下太一下，二十九日中太一下，三十日上太一下。自下、中、上三太一下日，皆及地水，一切尊神俱下，周行天界，檢察善惡。又甲子日太一簡閱神祇，庚申日三尸言人罪過，本命日計人功行。又八節日，有八神記人善惡。又有三元齋日者，正月十五日上元，七月十五日中元，十月十五日下午元。此三元日，天地水三官考校罪福，皆當沐浴齋戒，作元都大獻，祈恩謝過。又三會日，以正月七日名舉遷賞會，七月七日名慶生中會，十月十五日名建功大會。此三會日，三官考覈功過，受符錄、契令、經法者，宜依日齋戒，呈章賞會，以祈景福。又五臘日者，正月一日名天臘，五月五日名地臘，七月七日名道德臘，十月一日名民歲臘，十二月臘日名王侯臘。此五臘日，常當祭祀先亡

，薦福追念，名為孝子，得福無量。餘日名淫祀，有罪。通前三元，名為八解日，皆可設淨供求福焉。夫齋法要絕甘、肥、辛、薰、酒、色、陰、賊、嫉妬及一切惡事，唯宜燒香燃燈，誦經禮懺，願諸一切，悉免災厄，乃為齋矣。然齋直之福，功德無量，護生度死，無以加焉。天師以永壽三年九月九日，於闡州雲臺化，日中時有飛天仙人、五色雲龍、神鵠仙鹿來迎，前後導從，與弟子王長、趙昇同昇天。嗣師，天師子，諱衡，字靈真，隱習先業，以光和二年正月十五日，於陽平化昇天。係師魯，字公期，嗣師子也，大魏特節鎮南將軍，梁、益二州刺史。後隱修遺訓，以正始六年八月亦於陽平化昇天。天師嘗撰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序其略曰：神化之趣，要妙之言，無理之至理，不然之大然，已備載於淵宗，非一毫之所宣也。老子者亦復暢其冲虛，紀道者也。其神德之狀，感興所由，所以制經設教，紀載異聞，彌綸道俗，剖判三極，先大明逆順，然後蕩以兼忘，盛稱有德。然統之以無待，利用出入，草生莫見其端，百姓日用常善，不知所以，此其權見於清明而為萬物津梁者也。其《道經》焉，其《德經》焉，推宗明本，窮淵極妙，總眾華以真根，攝萬條於一要，緬然而不絕矣。至于金丹之功，真神洞高冥，體幽變龍化，靈照其舍，枯絕者反生，抱生黑者年遼，登景漢以凌邁，遊雲嶺以逍遙。至迺面生玉光，身育奇毛，吐水漱火，無翻而飛，分形萬變，恣意所為，塞江川不以覆筐，破山梁不煩新鋸，其神難紀，其妙叵遺。大哉靈要，不可具述。《仙傳經》列真稱歎此序文。又著《老君內傳》，序《靈寶五符》。序載之藏室，文如海嘗謂之曰：輔漢不能談老莊之道，而檀符錄于當時。斯偏見者也。愚竊以謂不然。考之于金丹序文，乃曰無理之至理，不然之大然。又云蕩以兼忘，統之無待。斯深造老莊見獨之妙，奚輒以為偏見邪。如海於斯文，應未之見也。苟見之，其肯離為兩端焉。且見獨之妙，惟自得而已矣，雖父子兄弟子之至愛，莫得而傳之。至于天書雲篆、琅函藥簡，而有靈符寶錄降邊者，其大安鎮國祚，保天無窮。其次檄召龍神，消禳水旱。又其次誠滅精邪，擁佑疾苦。而天師獨唱始隆于千世之後，其本末大備，又何疑。死夫受之于太上，以罄其妙焉。

授葛仙公齋法

天下之事，耳目不相接者有矣，是之則致天下之惑，非之則速神明之譴，去聖之遠，又非己之耳目所聞見，唯質之于竹帛而已。故老氏在漢天師時，所降者非一，所傳者甚眾，而世之人以信史所不載，故惑之。且漢明之夢金人，而天下歸之者如市，瓦夫聰聖隱顯之邇，以為不然而欲以一己之耳目所不聞見而致後世之疑，斯一曲之士也。大率不示降邊之異，安能取信於人，然非太極仙公，其孰宜當之。本傳云：孝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七日，混元與太極真人降於天台山，授仙人葛孝先《靈寶》等經三十六卷。久之，混元又與三真

人項負圓光，乘八景玉輿，寶蓋幢節，煥耀空中，從官千萬。命侍經仙郎王思真，披九光玉組，出《洞元大洞》等經三十六卷，以授于孝先。及上清齋有二法。一絕掌獨宴，靜氣遺形，冥心之齋也。二清壇肅，倡依太真之儀，先拔九祖，次及家門，後謝己身也。靈寶齋者，有六法。一者金錄，調和陰陽，保鎮國祚。二者玉錄，保祐后妃、公侯、貴族。三者黃錄，卿相牧伯拔度九祖罪原。四者盟真，超度祖先，解諸冤對。五者三元，自謝犯戒之罪。六者八節，謝七祖及己身之過。又自然齋者，普為億姓，爰及己身，請福謝罪也。洞神齋者以精簡為上，太一齋者以恭肅為首，旨教齋者以清素為貴，塗炭齋者以苦節為功。又授孝先《勸戒法輪妙經》、《三塗五苦生死命根勸戒真經》四十五卷，《無量通妙轉神入定妙經》，以行化於世。混元又以昊赤烏元年戊午歲，十月一日甲子，命九天真君持簡冊書賜孝先為太極左仙公。至七年甲子八月十五日，覃仙執節導從，乘白鹿車而昇天。

賜大魏太平真君之號

動天地者德也，通杳冥者神也。神宅于心，德出于道，故無幽冥、遠邇、巨細、仙凡，其所感則一也。昔寇天師之於嵩高而還太上降駕，授以經錄洎真君之號，通感之應昭昭然，豈非德之與神邪。而魏武特以所錫真君之號以號其年，乃示天下，彰沖蔭而福生靈，其敬信也如此。謹按後魏明元帝神瑞二年乙卯四月一日，真元分身降於嵩山，道士寇謙之修道于此，其日有二神人衣翠羽之衣，冠紫金之冠，乘龍持節，告謙之曰：太上老君至矣。須臾，聞音樂之聲，老君膠駕九龍，威儀赫奕，神仙導從，徧滿虛空，集止山頂，仙官五人侍立於前。謙之見五宮門赫然而開，妙樂交奏，老君坐白銀花之下，劫仙伯王方平引謙之前立，告曰：吾得集仙宮主趙洪政等表舉以卿才，欲自代佐國度，人令不墮惡道。乃賜謙之經戒九卷。停駕空中，斯須而沒。太常二年丁巳正月十五日，真元又賜謙之新科符錄十餘卷。八年癸亥十月十五日，又遣元孫上師真人李普文，降授天宮四錄、仙冕天衣及太平真君之號，并天果六枚。謙之食之，遂絕煙火食。真元又令玉女長容等一十二人，教謙之導引服黑之法。至甲子年正月改號始光，謙之奉經入國行化，具以聞。太武帝命有司奠弊帛以祭告，降詔曰：我今聖師太上老君親降，授我太平真君之號并冠服符錄，可改元為太平真君元年，大赦天下。太武受符錄，旌旗並用青，以從道家之色。而後中外官凡上表，並云太平真君皇帝陛下。又劫道教宜在西教之上。洎太武之後，每帝登極，皆受錄焉，是年五月二十五日，謙之隱化於靜輪宮，青黑出口，若煙昇於天。時年八十四矣。七月十五日，東郡沈猷興於嵩山見謙之，身作白銀色，光明如日，冉冉昇天。此蓋得奔月之道也。後周武帝置通玄綰以安道像，又召諸方士而講上下二經。隋文帝建都於龍首，原號大興城。勸將作大匠

宇文愷，選爽愷之地，置道觀三十六所，改號曰仙壇。清虛壯麗，過乎前世也。

大唐聖祖

大唐之有天下，推尊太上為聖祖，而欽崇之禮，前古莫之比，亦若聖宋推宗緒而繹仙源於黃帝為聖祖。在真宗時，降真游殿，其語具《降臨記》。然太上在唐，始神堯，到僖宗，邇者非一，皆載之國史。謹按隋大業十三年，老君遣霍山神告唐公云：汝將來必得天下。言多不載。高祖武德元年，老君見晉州浮山縣羊角山，告吉善行。善行即絳州曲沃縣人也，稟性真朴，言無詐佞。時逆賊劉武周遣將宋金剛南侵晉、絳，秦王擁旄絳州。善行避地於晉之臨汾縣大通堡，二月二十三日，眾令行往羊角山，候賊於西北嶺上柳柿兩窠間，立望見北坡上有一人乘白馬來。善行異之，遂北走到甘棠窠下。其人已至，鬚髮皓白，上下素衣，烏冠，白馬，駿尾及蹄皆赤。小兄年可十三四，裹頭，著赤韓青衣，侍立左右。一人執巾，一人執紅拂子，謂善行曰：與我語大唐天子：汝今得聖理，社稷延長。宜於長安城東置一安化宮而設道像，即天下太平。言訖，乃騰空而去。其年四月二十七日夜，善行在家，復令人召善行。爛日至前所立處，見乘馬如前，著白衣，戴金冠，謂善行曰：吾前語汝，記得不。答曰：記得。老人曰：汝即入奏天子，道我所語。善行訴貧，又無文字，如何敢奏。老人曰：前程自有。善行曰：見天子乃非細故，未審到京將何為信。老人曰：汝到京，有獻石龜者可為信。言訖不見。善行以五月五日見晉州總管府長史賀若孝義言此事，即留善行。五月十一日，引善行見秦王，具言神人所現事，草官拜慶。尋差左親衛帥都督杜昂與善行於所見處設祭，以五月十三日祭拜欲起，忽見老人現於紫雲之中，一如善行所言，舉鞭指昂曰：汝是何人。對曰：秦王使者杜昂，故來奉祭。老人曰：不飲不食，何用祭焉。又指善行云：所有委曲，此人知之。昂還，具言神人復現，奉命寫表，令昂與善行馳驛入奏。五月十九日至京，於朝堂門立未定，果有那州張達獻石似龜，其上有文曰：天下安，子孫興，千萬葉，千萬歲。乃同入奏，高祖大悅。至六月十一日，詔授善行朝散大夫，并賜物一百段。七月六日，劫通事舍人柳獻於羊角山所現處立廟，改浮山縣為神山縣。其年八月二十五日，老人復遣人召善行，明日往廟所，復見老人在二木間，張大帳，坐牙床，憑曲几，朱花羅網垂覆其上，二青衣童子夾侍，後有一黃衣人捉馬。謂善行曰：天子喜歡不。曰：大喜。又曰：疑惑何事。答曰：為不知聖者姓名。老人曰：我是無上神仙，姓李字伯陽，號曰老君，即帝祖也。《史記》中有傳，亳州谷陽縣有枯檜，可以再生為驗。今平賊後，天下太平，享國延永。言訖忽然不見。善行即以告賀若孝義，孝義差襄陵縣主簿席通與善行馳驛入奏。十月五日見高祖，大喜，賜善行御袍一領，絹

四十疋，百官拜賀。其年十二月七日，善行因到廟所，又見老君坐方座，梵玉几，仙人童子十餘人，左右侍衛。善行拜訖，忽然不見。五年三月十七日，善行往廟所，見坐堂內真仙列侍，神兵衛從，皆乘青龍白獸，幡幢旌節，騎吏翳空。老君謂善行曰：我亳州廟中枯檜已更生也，唐得聖理，我子孫當王。我遣周公旦將神兵百萬，助國家討劉黑闥，得四月節即破。賀若孝義差司兵參軍敬卿與善行馳驛入奏，勸令善行乘傳往洛州軍所，送劫書示諭。至四月二十一日，果平黑闥。於是天下大定，而枯檜亦再生焉。開元中，詔改羊角山為龍角山，因改廟為慶唐觀，明皇御製碑及列聖真容而悉在焉。其年六月八日，善行到廟所，見老君如前時，拜訖，尋亦不見。高祖武德三年，詔晉陽道士王遠知，授朝請大夫，并賜金縷冠子、紫絲霞被，以預言神堯受命之驗也。太宗又加遠知銀青光祿大夫。至天后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，以遠知有先識，示冥合太上之言，故有是命。賜羽人紫衣，自茲始也。太宗正觀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，詔曰：原夫老君垂範，義在清虛。釋迦貽則，理存因果。求其教也，汲引之跡殊途。窮其宗也，洪益之風齊致。然則大道之行，肇於邃古，源出無名之始，事高有形之外，邁兩儀而運行，包萬物而亭育，故能經邦致理，返朴還淳。至於佛教之興，基於西域，爰自東漢，方被中土，神變之理多方，報應之緣匪一。洎乎近代，崇信茲深，人冀當年之福，家懼來生之禍，由是滯俗者聞幽宗而大笑，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，始波涌於閭里，終風靡於朝廷。遂使殊俗之典鬱為眾妙之先，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，流逐忘返，于茲累歲。朕夙夜寅畏，緬惟至道，思革前弊，納諸軌物。況朕之本系出自柱下，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，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，宜有改張，闡茲真化。自今已後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，其道士、女冠宜在僧、尼之前，庶敦末俗暢於九土，尊祖之風貽諸萬葉。告報天下，主者施行。高宗龍朔二年二月，在洛陽官，忽然有感，問側近有何古跡。老臣奏曰：皇城之北山有老子祠，每祈請，立有靈感。乃劫洛州長史譙國公許力士特建清廟，掘得石案故碑，題云：真人帛君之表。文字殘缺不可詳，此仙人帛仲理之所立也。石案長四尺，廣二尺，厚二寸，高八寸，兩頭各有四腳，上鑄太上老君之字。立殿畢，劫內侍監宮闈令權大方監，道士郭行真、黃元頤、劉道合等，以其年二月二十七日夜建道場，慶讚設醮。纔訖，有白光徧殿，兼照層壇。老君現於光中，鬚髮皆白，身著白衣，夾侍二人，良久乃隱。洛州錄事參軍陽護師等一十三人同見。以狀奏聞，有旨令依狀圖寫，號為老君瑞像。百官上表賀曰：老君越在皇世，驟表休祥。皇帝陛下垂裳多暇，鍾想妙門，遂乃申摸聖像，託構崇椒，騫鳳薨於烏路，抗蚪簷於雲表。茲焉鑿牖，爰申上祥，俾夫柱下靈姿，散奇光於壇宇，棟問仙侍，流異景於階庭。允應至誠，宜符睿德，揚七廟之遐慶，保億載之宏規，豈可與虞致榮光，漢延嘉氣

，靈禽降祀，膚葉興封者同年而語哉。又詔於廟門之左造清宮，為皇帝更衣之所。劫每年內出香盤、幡蓋、太常樂，往來導從。尊祖之慶，古今莫比。乾封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帝自東封岱嶽禮畢，迴駕亳州朝謁，謹上尊號為真元皇帝。其文曰：大道混成，先二儀以立稱。至人虛己，妙萬物以為言。粵若老君，朕之本系，爰自伏羲之始，暨乎姬周之末，靈應無象，變化多方，遊元氣以上昇，感日精而下降。或從容宇宙，吐納風雲。或師友帝王，丹青妙化。譬陰陽而不測，與日月而俱懸。屬交喪在辰，晦跡柱下，大洪雅訓，垂範將來，雖心齊於太虛，而理歸於真宰。若夫絕聖棄智，安神寡欲，寂爾無為，宛然自得，酌之不竭，用之不盈，執大象以還淳，滌元覽而遣累，邈乾坤以長久，跨陶鈞而亭育。至矣哉，固無得而名也。死復大聖所資，克昌寶祚，上德所履，允屬休期。朕嗣應靈命，俯臨億兆，仰三光之明而夙宵寅畏，居四大之重而寢興祇惕，盡孝敬於宗桃，罄懷柔於幽顯，行清靜之道，承太平之化，登介丘而展禮，坐明堂而受祉，飛煙結慶，重輪降祥，鶴應九歌，山呼萬歲，振越古而會休，冠帝先而稱首。大禮云畢，迴輿上京，迂駕瀨鄉，躬奠椒醕。仰瑞相以延佇，抱神泉而永嘆。如在之思既深，敬始之情彌切。宜昭原本之奧，以彰大聖之功。可上真號為真元皇帝，聖母為先天太后，仍改谷陽縣為真源縣，當家宗姓特給復一年。冀展敦遠之情，用申尊祖之義。告報天下，主者施行。帝為太宗皇宗文德皇后造東明觀，極土木之妙，盡金碧之飾，宏壯輪奐，未之有也。帝與后親幸設齋，慶讚左右，咸呼萬歲。儀鳳四年四月四日，劫遣道士鄭元隱於北郁山廟所，與道士羅務光等二十四人行道。至五月一日丑時，殿東門道士寇義侍於壇西，見老君乘朱駿白馬，并青衣童子，空中降下壇上，祥光映照，洞徹內外。謂義曰：我孫享祚長久。言訖不見。宮苑北面監孫瑞奏聞，百官表賀曰：臣聞混元皇帝現於廟所，金相玉毫，光奪夜明之景。白駒丹鬣，跡流天駟之衢。青童曉引，應瑤鐘而降節。紫雲宵布，籠銀漢而高昇。固以克昌厥緒，惟新景命，恢我皇度，冠乎兆人，自非聖敬冥通，其孰能與於此耶。所謂道冠百王，慶隆萬葉，永綏寶祚，克享無期者也。帝覽表大悅。又劫：道士自今後宜隸宗正寺，所有行立，可在諸王之次。文明元年甲申，天后臨朝，欲王諸武，老君以其年二月十八日，降現於號州闕鄉縣龍臺鄉方興里皇天原，遣洪州豫章縣人鄒元崇，令傳言於天后，說國家祚永而享太平。元崇初見六仙人從西北上彩雲中來，乘赤色之龍，身著雜彩之衣，二人各執珠幡，四人各執霓旌錦傘，見元崇謂曰：太上老君來。言訖便過。須臾聞有異香芬郁，又見三青衣童子，手執香爐，從西北雲中來，亦自元崇前過。又有二青衣手執紅拂如意，微笑而過。次有四仙人各乘青龍，手持幡節，謂元崇曰：太上老君來，欲共君語。言訖便過。須臾，於五色雲中見一道士，乘白獸，似驪，駿尾皆赤。道

士著淺黃衣，鬚髮皆白，頭戴花冠而作金色。謂元崇曰：我是太上老君，汝帝之元祖。元崇即再拜。喚元崇曰：汝遂我來，我與汝語。元崇即隨老君昇雲而行，去地數丈。見老君後有六仙人，並乘龍，腰佩七星寶劍，手執別物，皆不識之，仍戴花冠，大績雜彩之衣，光明集集，六人分侍左右。後有雲車一乘，雜彩莊嚴。車上有大寶蓋，幡花垂下，有五色雲圍繞。又有乘龍仙人執節持幡，侍從無數，人皆長大。亦有音樂導從。是時，有關外來往人及闕鄉百姓官吏五百餘人，同見祥異，莫不遙禮。斯須，元崇不覺已在地。具以奏聞。天后初雖不悅，竟不加害，乃捨闕鄉行官為奉仙觀，后亦漸息妄意之謀。未幾，有山涌出新豐縣，高三百尺，劫置慶山縣。其諸祥瑞，具載於《天后實錄》，即垂拱二年丙戌九月五日，豈非誠天后以示國家土德中興之兆歟。竟傳位於中宗。帝踐祚，改元景龍，劫令天下諸州各置一觀，並以景龍為額。二年改中興觀，三年改為龍興觀，其度人依故事。明皇開元三年，劫天下置開元觀。御製《混元讚》曰：爰有上德，生而長年。白髮垂相，紫氣浮天。函谷關右，經留五千。道非常道，玄之又玄。帝親於紅粉板上以八分書之，挂於大聖祖殿寶帳額上。至十一年又劫五嶽各置真君廟，又勁諸道置紫極宮。十三年，又劫上都置太清宮，東都置太微宮，北都神堯舊宅置紫微宮，潯州潛龍故宮置啟聖宮，並給衰冕、絳紗、帷帳，交龍門戟，一如宮闕之狀。蒲州掘地獲玉石，狀如半月，復有仙人搗藥之像，叩之有聲，頗清越。帝令懸於太原真元廟庭，號為偃月磬。東都留守張琦奏：汝州魯山因修仙居古觀，獲玉瑛，叩之聲聞數里。帝令懸於太清宮聖祖廟庭。衢州建觀，穿地得一魚，可長三尺，其狀似鐵，微帶紫碧色，又如青石，光瑩雕鏤，殆非人功所能也。叩之甚響，其魚亦不能名。遣使進貢，帝令宣示百寮，亦不能辯。帝乃呼為瑞魚磬，仍令懸於太微宮，非講經設齋，不得擊之。於是諸宮觀競以木石模之，以代集眾。又詔諸宮悉以宰臣及本路節度使領之，永為常式。帝又製霓裳羽衣曲、紫極八卦舞，以薦太清宮，貴有異於九廟也。帝束封禮畢，迴謁聖祖於亳州本宮，親札《道德經》於石，作大幢，造八角樓覆之於虛無殿之前。又幸懷州開元觀及闕鄉奉仙觀，為王公萬民祈請，亦親札二經，以大石對峙之，一如太清之製。於今並在。時詔授元崇棣州刺史。開元九年辛酉，亳州老君舊宅枯檜在虛無殿前，歲月已久，道士將欲斫去之，隨所斫木姊上，有朱書乾元亨利貞五字，點畫精妙，片片有之。具事上奏。詔曰：瑞木表靈，奇文自現，用彰大慶，以福洪圖。配五德於《易經》，迎萬葉於休運。宜先誠告謝，仍編付史官者。其姊所獲文字，藏於內庫。兼賜諸王、宰輔及道眾焉。開元十七年己巳四月十五日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，大聖祖真元皇帝應現於當管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佛殿柱上，自然隱起木文，為一老君聖像，當頂上有華蓋，足下前後左右各有雲葉天花一十三

處。謹差判官益州功曹參軍王大鍾檢覆狀，與蜀州刺史李忠絢、別駕盧防、縣令李韶、道士僧尼等一百三十人同狀云：自然木文，真容隱起，神跡殊妙，灑洗愈明，非攻刻所能成，非雕鏤所能及。伏以太上老君，先天大聖，越古垂休，變化不常，潛現難測。軒轅時應廣成之號，周文日居柱史之秩。武德初親現於羊角，今開元歲降瑞於新興。兆此嘉祥，掩映三五者也。所以縣有新津之名，寺有新興之號。瑞花旁繞，知芳輝之不歇。華蓋上淳，明魄寶之常貴。現於殿柱，杳疑柱下之年。照彼佛祠，緬若化胡之日。雖鳳巢軒閣麟伏周庭，豈若仙祖降靈，聖孫膺運。伏望冊歡九廟，昭配兩儀，詳依古典，加議尊號。然後編付史官，布告天下。五月二十四日，差內侍林昭隱宣取像柱入內，於大同殿供養。又令兩街諸宮觀各供養七日，卻進入內。勁曰：道體無方，幽宗有應。形標柱史，名吁新興。宗廟垂休，生靈蒙福。宜付史館，宣示四方。其月十七日癸卯，帝將幸渭北，忽夢真元曰：汝享國久矣，今北神不在，汝不可行，宜速罷之，尋當有慶。中夜，宣罷渭北之行。及明，大雨注涇渭，泛溢旬餘方止。二十一年癸酉，御注《道德經》及製序，韶士庶家藏一本。兩街競列幢幡音樂，自禁中迎歸太清宮。香花之盛，近古未有。又劫置道舉，一同禮部之制。二十九年正月七日，陳王府參軍田同秀於丹鳳門外忽見紫雲自西北映樓，又見混元乘白馬，侍從二人，童子二人，謂同秀曰：我昔與尹喜將入流沙之日，藏一金匱靈符，在桃林故關尹喜舊宅，汝可請帝取之。同秀具事聞奏。劫差內使李志忠監同秀往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故函谷關墟求訪之。俄有紫雲白兔現於枯桑之下，遂穿掘，下至水際，得石函，金匱玉版，朱書細篆。帝聞奏大悅，即令京師列十部樂，歌舞鼓吹，自通化門迎入其文。於寶輿中，五色放光，洞照天地。帝於丹鳳樓上，身披龍袞，手執金爐，六宮嬪采競於樓上焚香散花，遙自作禮。帝令散金錢於樓下，縱士庶分取以為歡樂。斯須，山呼之聲，震動京邑。於是置寶符於靈昌殿。是夜，樓閣林木之上皆有神燈，遂改開元三十年為天寶元年。其後三年，帝見靈符有天寶千載之字，已應改元之號，遂改年為載。乃於其地長樂一爭置天寶觀，御製書靈符銘立於所現之處。又於大內靈符殿賜同秀五品正員官，宰臣請加尊號為開元天寶神武之字，制可之，乃大赦天下。其年閏四月庚子，帝夢混元謂曰：我在城之西南久矣，當與汝於興慶相見，可速迎我。帝謂宰相李林甫、牛仙客曰：朕臨御海內，向三十年，未嘗不五更而起，具朝服禮謁真容，為蒼生祈福。近因假寐，夢見混元。遂差內使與道門威儀肅元裕，於城西南尋訪數日，忽於樓觀山谷間有紫雲現，白光屬天，於其下穿得玉像老君，高三尺餘，以進。其日上在興慶宮大同殿，躬自迎謁，果符興慶之言，置於內殿供養。仍令所司寫真容，分送諸道宮觀，遂大赦天下。其年九月，崇元館大學士陳希烈與道士蕭從一等一十四人，於太清門忽見光如

月，中有紫色雲氣，二青衣童子冉冉而來，老君通身白衣，立於雲中，左手執拂，謂希烈等曰：我是混元皇帝，可報吾孫汝是上界真人。吾於左右，長衛護汝壽命無疆，災害自除，天下安樂。言託，便隨雲黑入殿門。具事上奏，乞編付史官，詔可。五載，帝夢混元言：我有靈應，尋當自至。遂於太白山獲靈符玉冊。及迎到京，置于靈符殿，躬自供養。仍封太白山神為靈應公，改獲符洞為嘉口洞，於山下置真符縣，乃令諸道置真符觀，仍編入史館。其年十二月戊戌，帝幸華清宮。其月四日，日未出，忽見驪山頂祥雲擁蔽，須臾漸散，見混元聖祖現於朝元閣上。帝與內人瞻謁，良久乃隱。詔改會昌縣為昭應縣，其新豐縣隸入昭應。又封會昌山為昭應山，封山神為元德公，改朝元閣為降聖閣，內出圖本，頒示天下，宣付史官。八載乙丑，明皇獲二十七仙玉像於寧州羅川縣，劫令迎像入京，一如天寶初迎靈寶符儀注故事，御製讚。尋改羅川縣為真寧縣，於所獲處造通聖觀，帝製碑文，於今並在。其年六月，大同殿產玉芝一莖。又太白山人李渾上言見混元，言金星洞有玉版石，記聖皇福壽之符。勁御史中丞王鉷入仙遊谷，行四十餘里，求而得之。劫以殊祥頒示中外。閏六月丙寅，帝謁太清宮，加五聖尊號，作仲尼四子像，侍立於混元之前。又劫十道大郡置玉芝觀，大赦天下。九載庚寅，大白山人王元翼上言混元大帝降現，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。劫刑部尚書張均、工部尚書王捶往取，得之，並付史館。

猶龍傳卷之五竟

1 『老』原作『古』，據《輯要》本改。

猶龍傳卷之六

右街都監同稟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

大唐聖祖下

十三載甲午正月八日，混元現太清宮，乘紫黑，召學士李琪與語，告國祚延昌。有白鶴彩雲之瑞，來於朝庭。二月癸酉，帝朝太清宮，又上混元尊號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混元天皇大帝，五聖各加謚號，帝加開元天地大寶聖文武證道孝德皇帝，大赦天下。十載，帝幸蜀，混元現於漢中郡三泉黑水之側，帝禮謁，遂命刻石像真容於所現之處。又於利州益昌縣嶺上見混元騎白衛而過，示收祿山之兆。詔封其山號白衛嶺，於現處置自然觀。三泉現處在望秦驛南六里。肅宗至德二載丁酉三月十八日，混元現於通化郡雲龍巖。初因郡人為國祈福，建大齋會。十八日，忽有煙霧異香，氤氳不散，至辰時，漸漸開霽，神光照天。因見混元真像立於山前，自地接天，通身白衣，左手垂下，右手執五明之扇，儀相炳然。眾盡瞻禮。其山雖高，亦不及肘，良久乃隱。遂具奏，內出圖本，太上皇製讚并序，編付史臣，仍示天下。序曰：我大聖祖誕敷眾妙，光宅上清，貽厥孫謀，屢彰幽贊。今載三月十八日，復現於通化郡雲龍

巖，晝現殊相，空浮瑞色，七耀五光之服，玉童金媛之儀，道釋人天，作禮瞻奉。昔真告傳於羊角，寶祚無疆。今宸儀炳於龍巖，妖氛將珍。豈惟歷代師授，前王得一。斯乃宗社降祥，後昆惟萬。申命藻繪，示諸郡國。若對陽寥之宇，如臨太極之庭。讚曰：琦我列祖，闡教乘時，理身理國，日希日夷。上開仙洞，俯現靈姿，昭融至道，吁贊無為。巖谷增麗，丹青罔遺，神光灼灼，淑景遲遲。當朝稱慶，列郡來思，福祚流衍，千齡在茲。是歲六月二十六日壬寅宣下。乾元二年己亥，帝夜夢二青童導從至一宮闕，謁見混元，衣雲霞之衣，冠九鳳之冠，坐方席寶蓋，托玉几，執白拂，侍衛、真人、玉女、神仙、童子、五天力士，羅列極眾。帝衣絳衣，乘珪立侍於混元之後。遊涉山海，經歷甚遠。帝一一潛記。又見混元鬢髮皆黑。及明，宣下兩街訪諸瑞像，於務本坊光天觀聖祖院果有黑髭老君之像，圖寫以進。帝見大悅，一如夢中所睹。乃出帝真容，令侍立於混元之後。仍頒示天下，普令供養。代宗初，於楚州安宜縣獲八寶，因改安宜縣為寶應縣，勸於所獲處造寶應觀，遂改元為寶應元年，大赦天下。德宗貞元十年，混元潛使金母累降於果州金泉山，授鍊黑之衛，付女冠謝自然，修習功成，以其年十月十六日白日上昇。後三月乃歸，謂刺史李堅曰：天上有玉堂，最高老君居焉。壁上皆題神仙之名，注腳下云：在人間或為帝王，或為宰輔，神仙入謁老君，皆四拜焉。自然言訖，遂卻昇天。敬宗寶歷二年丙午正月，有事于南郊，恭謝太清宮。御駕將至，長安縣主簿鄭翁忽見老君衣白衣，容狀異常，謂薦曰：當此有腕井，可速實之。不然，禍在不測。薦驚惶，顧其地已微陷，遂併力實之。因失老君所在。駕至，具以聞，百官稱賀。詔兵部侍郎韋處厚撰碑，起居郎柳公權書，立于實井之側，乃編付史官。其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柳公權書碑，忽有勁風颯然而作，迴旋不已，乃見混元著紫衣，金冠、金履，立於白蓮花之上，右手執五明扇，左手垂下，空中光明如金色。權與鑄碑人瞻睹良久，因以物畫地，記形像。及畫畢，混元忽以扇指空中，流光四散，乃騰虛而去。眾皆側身仰視，漸遠小，沒於雲中。遂上聞，詔編事跡入碑。文宗開成二年丁巳五月，中書舍人高元裕為閬州刺史，於州北八九里嘉陵江上小山之前，忽見崖壁間光彩有異，近而觀之，石上有自然石文，成老君真像，眉髮衣冠，巾履服飾，無不周備。旁有一人，寬衣大袖，持爐薦香。後一人童子，雙髻高束，謹若聽命。皆非人力圖繪鑄刻所及。元裕每有祈禱，即紫黑上浮，又有靈泉自涌，士民請福，無不驗。遂刻石建宇，以旌其瑞。乃畫圖進呈。訖編入史，詔可。武宗會昌元年，勁以二月十五大聖祖降誕之日為降聖節，仍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府設齋行道，作樂，賜大酺三日，軍期急速，亦不在此限，永為常式。懿宗感通十年己丑九月十日，徐州逆寇龐勛領徒黨三千餘人寇亳州太清宮，其日官北百姓三百餘人，見老君自官中乘空而南，須

與黑霧遍南川中，拿賊迷路，自相殺戮，龐助溺水而死。汴州節度使太清宮使李蔚具以聞。詔曰：我國家系承混元，教遵清靜。苦縣舊里，聖祖故鄉，宮宇具嚴，廟貌斯設。昨者餘妖奔突，縱火茸燒，陰霧覆閉於晴空，狂寇顛迷於道路，散逸原野，遂至夷平。緬惟元功，申茲靈既。內出青辭，又委李蔚虔申告謝，布示中外，仍付史官。十三年壬辰三月，台州刺史姚鵠奏於天台山修老君殿，於其地穿獲石函，得冊文以進。詔曰：上天降祉，厚地呈祥。爰有白簡靈書出於混元寶殿，告國祚延洪之兆，示坤珍啟迪之符。顧此殊休，宜為上瑞，宣付史館，頒示四方。廣明二年辛丑三月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奏，據晉州申龍角山慶唐觀老君殿側橋木上瑞葛，枯死重生。先是，武德中，混元應現，後於二木間立殿宇，逾年梧木上忽自生葛，蔓長十餘丈榮茂於常。而後齊王奪嫡，此蔓枯死。旬月之後，自其末青翠再生，齊王遂敗。後至中宗復位，安、史叛逆，朱泚謀亂，皆忽枯落。久而復生。廣明元年，黃巢犯關，其年秋，葛蔓枯死。二年，春枝葉重茂，又於傍木上別生一枝，旬日之中，長五十餘尺，相對繁茂，有異於常。奏詔褒美，編付史官。其前後祥異，皆有詔劫，蓋美乎葛萬，慶其孫謀瓜颺，昭其遠祚，混元流既，奕葉無窮者也。僖宗駐驛西蜀，中和二年八月甲辰進到，帝令宣示內外。三月壬辰，亳州刺史潘稠差道士馬含章、孫柄梧等奏：太清宮自乾寧四年已後，累有逆寇侵犯真源，少或逾千，多惑數萬，皆窺伺清宮，欲為焚劫，或來攻城邑，或旁犯縣城。老君皆密垂神化，忽起以濃雲。或驅以陰風，或擊以雷雹，率皆顛沛，尋至敗亡。靈既益彰，神功罔測。尋詔昇真源縣為畿縣，仍內出青詞，修崇告謝，帝即稽首東拜。八月十二日，劫：亳州太清宮是混元降聖之里，名高道祖，福應皇基，九龍之瑞井涵空，一鹿之仙蹤在木，累代之棋祥可紀，近年之感應尤彰。所宜嚴盛於福庭，安可荒凍於靜宇。潘稠能施善政，久染真風，廣出俸錢，備修官觀，垣塘棟桶，無不精新，像設丹奇，彌加煥麗。觀圖考事，深可慰嘉。其住宮威儀道士吳重元可賜紫，仍號凝真先生。道士馬含章、孫柄梧並賜紫。潘稠加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尚書，餘並如故。其年八月二十九日戊辰夜，宗室李特立與道士李無為，於成都府青羊肆元中觀混元降生舊地設醮祈真，忽見紅光如彈丸許，漸漸明大，出於殿基東南竹林中，跳躑入殿西梅窠下。遂穿地三尺許，得寶傳一口，長一尺一寸五分，闊七寸四分，一邊厚一寸三分，有花文，一邊厚一寸八分，重一十二斤，有古篆六字，各方二寸，深三一分，鑄刻瑩潔，迥非人工。文曰：太上一平中和災。九月庚辰，西川節度使侍中陳敬暄奏曰：皇帝陛下稽古順天，膺國撫運，凝懷至道，屬想大同，是用省方，以明罪己，深仁旁達於下土，至德昇闈於上天。符讖允臻，棋祥問出，降太上維持之命，靖中和寇孽之災。迺示明文，爰形古篆，足表祆氛即珍，聖祚無疆，克知收復之期

，便是清寧之日。即宣示百官。中書侍郎平章事韋昭度、戶部侍郎平章事蕭邁、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畋、御史中丞張漬、宗正卿嗣曹王龜年表賀曰：伏以翟薄嘯聚，車駕省方，天災流行，國家代有。陛下降成湯罪己之詔，驗王者有征之師，顧彼兇妖，即當珍滅。清平既彰於兆朕，幽贊爰睹其祕文。赤雀銜書，既豈同於太上。玄龜負卦，慶難比於平災。況因宗室齋醮之辰，仍有祥光跳躑之瑞，其為感現，可謂丁寧。又樞密使李順融、十軍二衛都指揮使田令孜表賀曰：今者又有維城來於仙觀，至誠纔發，嘉兆俄呈，現此時在地之赤光，是昔日度關之紫黑。及穿積土，果獲古文。驗逸勢於龍蛇，即知平其梟境，來於沖邃，理頗昭明。既太上今與平災，知中和永昌寶祚。所現全因聖祖，掘得又自皇枝，捧此靈蹤，可明天意。且混元聖祖，每逢多難皆有殊祥，唯彼明驗，備書正史。昔於丹鳳門上，告田同秀與天寶復國之期。今又青羊肆中示李特立，以陛下還宮之慶。莫不天下幸甚乞付史館。詔可。十五日，李特立受太子校書，李無為賜紫，仍各賜縑帛二百疋。二十一日又詔曰：太上混元大帝與弟子文始先生，講真經於樓觀之臺，約後會於青羊之肆。便承靈駕，俱入流沙。仙記傳聞，地圖標載。自周昭至于此日，歷數約二千餘年，景象寂寥，其蹤牢落。今因巡幸，靈既昭彰，殊光跳躍於庭前，靈篆申明於林下，博含古色，字驗休祥，中和之災害欲平，厚地之靈符乃現。足表圖穹降祐，聖祖垂休，將殲大盜之兵戈，永耀中興之事業。須傳簡冊，兼示寰區。已付史官，備令編錄。仍模勒文字，告示諸道及軍前。其觀可入號為青羊宮，仍置殿堂屋宇。側近屬觀田地，約有兩頃，已來散屬黎畝，多植蘇秣。清虛之地，難使薰蒸。已賜錢三百貫，便令收贖，仍給公驗，永歸爭廬。宗子特立已加官，道士李無為已賜紫，所宜昇獎，用荷慶靈，敬誼位冠，公台風行。郡國效節於延洪之代，修心於道德之鄉，遂令境內銷兵，地中呈寶。其為休美，倍可嘉稱。十月七日，勁高品郭遵泰監建青羊宮土木，工用並使內庫宣賜。自獲靈瑞之後，至是月癸丑，近屬覃寇相次擒戮，旬月之內，遂致清平。駕幸青羊宮，頒賜有差。李特立賜誥。授龍州錄事參軍。又下詔曰：太上垂祥，青羊應現，禮宜崇飾，用答殊休。諸道州府紫極宮，宜委長吏量事修飾，仍選有科儀道士祭醮。是月乙卯，奏收復京城，有以見大道垂休，聖祖昭祐，洪圖延永，唐祚無疆者也。又劫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樂朋龜撰碑。

真宗皇帝朝謁

古之治天下者，不同而同之，不仁而仁之，所以一也。且周之有天下，以后稷配享于圓丘。漢之有天下，以竹宮致祠于太一。故後之世襲以為典常，斯皆報本之意也。臣聞真宗皇帝承太祖、太宗應天順人開拓烈業之邊，天下晏然，以搢紳之士為股肱，而偃武修文，安民富國，興禮樂，舉賢良，故成康、文

景之世未足多也。所謂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，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者，豈虛言哉。故能遏堯軼舜，持盈守成，為太平清靜之真主也。天下財豐物阜，安居樂俗，九譯有梯航之貢，四封無金革之擾，迺合大易之泰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夫兵革所以靖亂，刑罰所以禁暴。且秦之時，亂既定矣，暴既熄矣，詎可任於兵革者邪。《下擊》曰：物相雜故日文。然秦之時，當以文明以止之。何則蓋陰處于外，陽守于內，而不相雜，不相雜則否矣。故聖人變九二為柔，以雜其剛。變上六為剛，以雜其柔，然後文之象著矣。故賁之象曰：柔來而文剛分，剛上而文柔。此之謂也。且安不忘危，泰不忘否，聖人所以由泰以變賁，賁即文明之象也。教化為之本，禮樂為之用，故能文於家，文于國，文于天下。所以人文化成者，由斯道也。而聖人不忘三靈之助，期於報本，故東封岱宗，西祠汾陰，以昭格于神祇，以懷來萬國。又以治天下之法簡易清靜無為者，莫尚乎聘聖之道，於是命駕詣景亳渦水之濱，朝謁于祠下，列郡牧長今佐奔走行在，如覲四嶽禮。人士家瞻天表者，僮僮車馬，有摩轂擊。至于行商坐賈，農夫野婦，扶老挈幼，山呼于道左，而懼聲和氣，洋溢遠邇，車駕抵衛真，宿於行宮，登觀妙亭，遙望太清致禱。爛日，駕幸宮，朝謁禮畢，詣真君殿，而真君現于香案上。是夕，御製記刊于翠泯。又虛無堂之北有大檜一株，引柯插簷楹下。嘗因修此堂，議斫去。一夕迅雷烈風，達旦，此檜柯轉指北也。真皇駐驛，觀之移時。所謂御愛檜者，謂此耳。福唐林迴題詩云：人問斤斧不容手，天下風雷與轉枝。人皆以為紀實而體也。又有安陸人進白鹿為一時之瑞，乃厚賜以遣之。是歲祥符七年也。御製朝謁太清宮頌并序

若夫先二儀，生庶物，是謂之至道。首三神，敷元命，是謂之高天。若乃居道之大，俾天之崇，邊處於範圍，可思而莫可測，功逾於陶冷，可知而莫可言。其應期也，無為而無不為。其隱景也，無往而無不往。是以存靈躅，運神遊，或惚恍而來同，或杳冥而高蹈。九清宴處，與元始而均尊。億世仰瞻，稱太上而垂裕。洪惟老氏，實日其人。所以綿區靡不攸賴，瓦復昭昭福地，皇載誕之鄉。奕奕仙祠，蓋炳靈之域。宜乎積精之所屬，丕祐之所祈，徇輿誦以來思，揆元辰而祇若者也。

太清宮者，介譙都之列壤。濱渦水之鴻淵，因降聖之名區，成集真之靜館。成湯之國，疆理相望，太昊之墟，次舍密邇，土風純固，地利膏腴。高阜層岡，總形勢於千里。茂林嘉樹，呈蔥鬱於四時。足以為曲密之庭，靈仙之宇者焉。

蜎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，稟混茫之黑，含杳冥之精，挺元化而無垠，冠懷生而資始，故能先太極而有，從太極而生，先來撰而終，後來撰而在。若乃感星而受娠，指李而辨宗，始育而能言，未孩而皓首，此至靈之兆也。晦

邊於柱下，遠涉於流沙，答禮於仲尼，授經於尹喜，此垂教之邇也。肇自羲、昊，以迄商、周，代為至人，世存奇蹟，此神變之德也。言乘諷馭，往陸清都，總治草仙，宣布和氣，此裁成之功也。至于希夷之指，清靜之宗，本於自然，臻於至妙，用之為政，政協於大中，用之治身，身躋於難老，施於天下，天下可以還淳，漸於生民，生民由其介福，所謂萬物之祖，眾教之先。漢尚其言，措於刑辟。唐宗其道，致乎昇平。宜餘邊之誕敷，傳億年而靡絕。國家膺延洪之寶命，啟累盛之璿圖，惟醇治之攸基，自妙道而斯始。太祖皇帝神武不殺，舞干戚而賓九圍。太宗皇帝清明在躬，垂衣裳而宣五教。增修俊德，冠列辟之丕聲。茂著鴻靈，請沖人之鑽服。敢不寶慈儉，持恭默，遵五千之訓，安億兆之民。書軌所通，期登於仁壽。日月所照，庶洽穆清。由至誠之感通，果祥徵之昭格。暨乎神期告，瑞諜頒，大禮成，純禧集。九霄之馭俯降於宸闈，百世之祥縷聞於帝緒，欽承於錫類，祇答於降康。故將擇吉壤於神皋，伸大報於春序。載念至教之父，始妙用於三才。景亳之郊，峙靈區於九井。躬修款謁，方在於詢謀。旅貢輿言，遽形於篋望。顧茲協契，深尉予衷。乃議省巡用，諧人欲，由是發明詔戒，攸司擇元辰於攝提，詣殊庭於譙左爾。乃千車萬騎，九終八鑾，按轡乎皇衢，彌蓋乎真館，奪執措事，萬國充庭。先時洗心，徇乃齋之訓。質明酌獻，勵如在之恭。鐘磬以諧筮纂斯潔。預奉寶冊所以增崇名也，次被壇懌所以待靈遊也。若乃星漢杳杳，宮殿沈沈，期楓欽之來思，想蓬壺而則邇，盛節無教，介祉有孚。復將格太室，就陽位，奠圭幣，奉牲楛，昇侑於祖宗，合祭於穹厚，以成邦家之純懿，以答神祇之鴻祐。載惟眇質，獲鑽睿圖，恭佩聖言，肅遵道祕，非敢溺方術，求神仙，蓋以宗希夷，化區宇，緬追於淳古，大庇於蒸人。而六廟降衷，三靈流既，故能膺天錫，交神歡，曠代之儀以之屢舉，景鑠之事罔不章明。上合宮之齋居，成峒山之順拜。既遵道而闡化，復尚德而教人。警蹕言旋，顧體容而斯備瑰瑛攸庶刻，庶風聲而靡渝。頌曰：

譙都之壤，渦水之濱，是為福地。皇誕聖真，含茲眾妙，祐彼蒸民。藏室問道，尼父依仁，函谷望氣。尹喜知神，諷駕雖往，鴻應常新。福壤斯在，風烈無垠，緬瞻恭館。俯徇輿人，羽旄欲謁，舊典遐遵，蕭郵肅薦，清意虔伸。

考聲明兮大備，期昭感兮交臻。祝威靈兮不昧，冀介福兮相因。將述宣兮茂則，聊刻鏤兮貞泯。序凝楨兮三檜，昭邁德兮萬春。

猶龍傳卷之六竟